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白孔六帖卷四十五

唐白居易原本

宋孔傳續撰

刑灋一

灋令二

寬刑三

推斷獄四

拷訊五

款辯六

察獄七

獄囚八

放囚九

恤囚十

濟活囚徒

十一

錄囚

十二

無囚

十三

刑灋一

白防姦

刑國章斯抵

人命

所懸

禁暴

竹刑三尺

有常無

赦

速即爾刑

干國之紀

刑以秋冬

刑威

踰

閑

閑法也

能刑

君子謂晉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人大服

以類震耀

為刑罰威獄使人畏

忌以類其震耀殺戮取象雷電威也刑法志

申嚴百刑

凡制五刑必即天

論制斷也必即天論言與天意合

一成而不可變

變改也

防淫

記君子刑以防淫大

爲之防人而煩刑書傳明啟刑書丹筆正刑明慎易

猶踰之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明罰勅法玉律刑一人史堯刑一人而天下

大服四罪舜四罪而天下咸服協大中之灋列用中罰列明也中罰法之輕

重得中嚴斷刑罰以威其淫勿宥勿辟書殷人在辟予曰辟汝惟

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祥刑祥善也書閱實罪罰相當下刑適重上服服罪

也一人有二官刑制官刑儆于有位其附于刑附麗也周禮麗刑麗罪則從重也

也中典周禮國章刑麗灋周禮官禁國禁踰矩矩法也惟刑之恤

刑期無刑義刑屏棄典刑教中周禮司徒刑以教中則人不競

欽定四庫全書

白孔六帖

二

在九刑不忘

傳季孫行父逐莒僕

三罪而人服

晉文公能刑

將刑爲之

不舉

不舉則微衆

刑之頗類

獄之放紛

人在鼎矣

趙鞅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

書馬仲尼曰人在鼎矣何以尊法謂棄禮徵書也

御宄以刑

御姦以德

僕區之灋

楚文

王無自立辟

詩人之多僻無自立辟法也

觸灋抵禁

書

律令一定

作灋於涼其敝猶貪

涼薄也

刑灋所以助治

劉向上疏教化所恃以爲

治也刑灋所以助治也

正經三百孔父創其威儀

大法三千蕭何設其條貫非

日非月照四海而齊明

如電如霜肅八方而交泰

輕犯憲章

不遵禮教

嚴威

柳宗元簡于厥刑不殘而威是謂嚴威

刑輕以清

我完靡傷貽我子孫百代是康同上

刑賞國大事

太平公主私長安浮屠慧範御史魏傳弓勅其姦賊四十萬請論死中宗欲赦進曰

刑賞國大事陛下賞已妄加矣又欲廢刑天下其謂何

禁亂

陳子昂八科一措刑謂以禁亂亂靜而刑

息不爲承

魏徵曰

刑賞之本在乎勸善而懲惡帝王所與天下畫一不以親疎貴賤而輕重

者也今之刑賞或由喜怒或出好惡喜則矜刑於法中怒則求罪於律外好則鑽皮出羽惡則洗垢索瘢蓋刑濫則小人道長賞謬則君子道消小人之惡不懲君子之善不勸而望治安刑措非所聞也且暇豫而言皆敦尚黃老至於威怒則專法申韓故道德之旨未弘而饒薄之風先搖昔州律上下其手而楚法以敝張湯輕重其心而漢刑以謬况

褻刑

陸贄字敬輿奏輕爵褻刑衰亂之漸也

刑罰清

則人安

劉蕡字去華策曰爭競息則刑罰清刑罰清則人安

朱敬則諫

初武后稱制天下頗

流言遂開告密羅織之路興大獄誅將相大臣至是已  
革命事益密敬則諫自文明以來天地草昧內則流言  
外則搆難故不設鈞距無以順人不切刑罰無以息暴  
於是置神器開告端故能不出房閫而天下晏然易主  
矣

**罰者刑之本**

魏元忠上封事罰者刑之本刑正故君子勗其心罰重則小人懲其過賞罰者

軍國之紀綱政教之藥石

**刑罰不濫則人壽**

盧藏用字子潛云古為政者刑罰不濫則人壽

**以鋤彊梗**

韓愈原道篇為之刑以鋤其彊梗

**刑名之家**

文粹朱敬則諫除濫刑疏李斯

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家

**推姦息暴**

文粹朱敬則諫濫刑疏不切刑名不可推姦息暴

**為不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罰**

柳宗元斷刑論必使為不善者不越月踰

時而得其罰則人懼而有懲焉懲之以黜遠鞭扑梏拳斬殺之慘  
同上

論  
繁其刑則是多其網羅欲人之不入也省其刑是卑其牆垣欲人之不踰也故曰

繁與省不足道  
州犂上下其手楚國之法遂差張湯輕重其心漢朝之刑以敵

人臣之頗僻猶不能申其欺罔況人  
君之高下將何以措其手足乎魏徵罰務速而後有懲

柳宗元斷刑論  
高祖太宗除隋虐亂治以寬平民樂其安重於犯法致治之美

幾乎三代之盛時考其推心測物其可謂仁矣自高宗  
武后以來毒流邦家祚絕而復續玄宗初勵精為政二

十年間刑獄減省歲斷死罪纔五十八人以此見  
致治雖難勉之則易未有為而不至者唐刑法志周有

亂政而作九刑傳奕上言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衛鞅

為秦制法增鑿顛抽脅鑊烹等六篇始  
皇為扶書律此失於煩不可不監也



灋令二

白制事典爲之律度

趙宣子爲國政

徒木

史商鞅令既具未布乃立三尺木於市南

門募人有徙置北門者與十金人性莫敢徙復令曰能徙與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與五十金以明不欺其法

憲令

史楚懷王使屈平造憲令藁草未定上官大夫欲見奪之不與乃譏曰平爲令衆莫不知王怒疎平

摭撫

漢蕭何摭撫法令宜於令者作律乃著令

不循三尺

客謂杜周曰君爲天下決平不循三

尺法注三尺以竹簡寫法律也專以人主意指爲獄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王所定著爲律後王所

定疏

令甲

宣紀曰令甲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息注息生長也甲令第一乙令第二

吳芮

著乎甲令而稱忠

甲者令之篇次

深文

張湯與趙禹共定律令務深文拘定職之吏注

拘刻也 定令 趙禹 張湯 威福 後漢崔實曰威福人主之神器 定典灋 順帝使僕射宋登定

典步過六尺棄灰於道被刑 新序商君法也 不宜兩端 魏盧毓上論古

今科律法宜一正不宜兩端使姦吏得容情 科律 劉劭定科律作新全十八篇 蜀科 蜀志伊籍

與諸葛劉巴李嚴共定蜀科 先甲三日 先庚三日 慎乃出令

出惟行不惟反 挈令 挈音契獄訟之要漢書 執禁以齊衆 禁

網 味 禁止姦邪 漢書 經邦之道 撫事 庇俗訓人 防姦 九章 詔暴

宜緩 俗有三典或虧 灋正則人慤 罪當則 發號施 歸心

令罔有不臧 布德和令 后以施令誥四方 易 溢甫

刑者除之

陳寵昭分拘投律令律法溢於甫刑者奏除之未及施行也

孔撰定律令

劉祥道字同壽與蕭瑀等撰定律令著律議萬餘言

用灋深

杜羔拜司農卿入謝帝曰卿用法深信乎

答曰較下百司養名不肯事如司農尤叢劇陛下無遽信流言假臣數月事可濟

撓軌朝灋鄭注

為翰林學士時李訓已在禁中

尹思正

擢大理卿韋丹將告武三思大逆中

宗命斬之思正以方發生丹固奏不可乃決流嶺南三思諷所司加法殺之復固爭御史大夫李承嘉助三思

而以他事劾思正不得謁思正謂承嘉曰公為天子執法乃擅威福慢憲度諛附姦臣圖不軌今將除忠良以

自恣邪承嘉慚怒劾

思正為青州刺史

灋令者人之隄防

王志愔為大理正嘗奏言灋令

者人之隄防不立則無所制今大理多不奉法以縱罪為仁持文為苛臣執典恐且得謗遂上所著應正論以

見志又言刑賞二柄惟人主操之故曰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變法者君上也律

明則人信灋一則主尊

趙冬曦神龍初上書曰古律目千條隨時姦臣侮法者著律曰

律無正條者出罪舉重以明輕入罪舉輕以明重一辭而發條目數百夫法易知則不敢犯而遠機竅文義深則吏乘使而朋附盛律令格式謂宜刊定科條直書其事其以准加減比附量情及舉輕以明重不應為之類皆勿用使愚夫愚婦相率而遠犯罪者雖貴灋為天下必生律明則人信灋一則主尊當時稱是

縣衡

劉藏器高宗時為御史衛尉卿尉遲寶琳魯人為妾藏器劾還之寶琳私請帝止其還凡再劾再止

藏器曰灋為天下縣衡萬民所共陛下用捨錄情法何所施今寶琳私請陛下從之臣公劾陛下亦從之今日從明日改下何所遵彼匹夫匹婦猶憚失信况天子乎帝乃詔可

天下所共

李素立權監察御史

民犯法不及死高祖欲殺之素立諫曰三尺法天下所  
共有一動搖則人無以措手足大業經始奈何輦轂下  
先棄刑書不自為輕重韓洪為人莊重寡言罪殺  
乎帝嘉納不自為輕重人間法何如不自為輕重議法

處令寬平

房玄齡議法處令務寬平

灋為天下公

戴胄長孫無忌被召不解佩刀入東

上聞右僕射封德彛論監門校尉不覺罪當令無忌贖  
胄曰校尉與無忌罪均臣子於尊極不稱誤法著御湯  
劑飲食舟船雖誤皆死陛下錄無忌功原之可也若罰  
無忌殺校尉不可謂刑帝曰灋為天下公朕安得何親  
戚詔復議錄是與校尉偕免灋者布大信於人時有說資蔭冒牒取  
罪當死俄有詐得者獄具胄以法當流帝曰朕詔不首  
者死而今當流是示天下不以信卿賣獄耶卿自守法  
而使朕失信奈何胄曰灋者布大信於人言乃一時喜  
怒所發陛下以一朝忿將殺之既知不可而真于法此

思小忿存大信也若阿忿違  
信臣為陛下惜之帝大感悟  
設灋與人共孫伏伽東都平欲責賊支

黨悉流徙惡地伏伽諫曰今四方已定設法須與人共  
之法者陛下自作須自守之使天下百姓信而畏之自

為無信欲人之  
信若為得哉  
與定律令韓瑗父仲良武德初與定律令建言周律具屬三千秦漢

後約為五百依古則繁請崇寬以示  
惟新於是採開皇律宜於時者定之  
重貨輕灋蕭鈞左武侯屬

盧文操踪堞盜庫財高宗以其職主幹當自盜罪死鈞  
曰囚罪誠死然恐天下聞謂陛下重貨輕灋任喜怒殺

人帝曰真諫  
通訊遺詔大常工為宮人通訊遺詔殺之且附律鈞言禁當有漸雖附律

工不應死帝曰如姬竊符朕以為戒今  
不濫工死然喜得忠言即宥工徒遠裔  
私役門卒李乾祐貞

觀中為殿中御史郇令裴仁軌私役門卒太宗欲斬之  
乾祐曰法令與天下共之非陛下獨有也仁軌以輕罪

致極刑非畫一之制刑罰不中則狄仁惜有罪虧成法傑遷

大理丞左司郎中王本立怙寵自肆仁傑劾奏其惡有傑詔原之仁傑曰朝廷惜之賢如本立者不少陛下惜有

罪虧成法奈何臣願先斥為羣臣王者設法不可急亦不

可慢郝郝處俊同東西臺三品咸亨初幸東都皇太子監國諸宰相獨留而處俊獨從帝嘗曰我嘗疑秦法

為寬荆軻匹夫耳亡首竊發羣臣皆荷戟侍莫敢拒豈非習慢使然處俊對曰此乃法意耳秦法輒升殿者夷

三族人皆懼族安有敢拒耶魏曹操著令曰京城有變九卿各守其府後嚴才亂與徒數十人攻左掖門操登

銅雀臺望之無敢救者時王脩為奉常聞變召車騎未至領官屬步至宮門操曰彼來者必王脩乎此由脩察

識幾故冒法赴難向若拘常則遂成設設法不如息事韓禍矣故王者設法不可急亦不可慢琬

上言比法令數改或行未見益止未知損譬弈者一碁  
爲善而復之者愈善故曰設法不如息事息事則巧不  
生聖人防亂未然  
**用灋** 宗室國貞  
**撓人** 陸贄說使者以  
天下何繇不治哉  
善用灋  
撓人 五要簡官事曰

獨法之  
**深文** 穆贊推御史中丞裴延齡判度支屬吏受  
撓人 賂具獄欲曲貸吏贊執不可延齡白贊深

文貶饒  
**覆訊** 殷侑濮州掾崔元武受吏賂又率屬邑奉  
州別駕 錢增私馬估售官疊三罪計絹百二十匹

大理以入私馬一重削三官刑部覆詳當流未決侑奏  
三犯不同主所重律類贓者累論元武犯皆枉法當死

詔用覆訊流  
**囚父自首請罪** 王彥威興平民上官興殺  
元武賀州 人亡命吏囚其父興聞自

首請罪京兆尹杜棕御史中丞宇文鼎以自歸死免父  
之囚可勸風俗議減彥威上言殺人者死百王共守原

而不殺是教殺人者有詔貸死彥威  
**不輸官賦** 韋澳字  
詣宰相據法爭論下遷河南少尹 子斐改



京兆尹帝舅鄭光主墅吏豪肆積年不輸官賦澳逮繫之他日延英帝問其故澳具道姦狀且言必寘以法帝曰可貸否答曰陛下自內署擢臣尹京兆安可使畫一法獨行於臣下乎帝入白太后曰是不可犯后爲輸租乃問法張嘉貞字嘉貞祕書監姜皎得罪嘉貞希權幸免問法意請加詔杖已而皎死會廣州都督裴伸先抵

罪帝問法如何嘉貞復援皎比張說曰不然刑不上大夫以近君子士可殺不可辱向皎得罪官三品且有功

若罪宜死即殺獨不宜庭辱以卒伍待也况勲貴在八議乎事往不可咎伸先豈容復濫哉帝然之灋有

首王縉字夏卿及敗劉晏等鞠其罪同載論死晏曰重刑再覆有國常典况大臣乎灋有首從不容俱死於

是以聞上憫其老不加刑乃貶括州刺史灋者天地大典賈至字幼鄰至德

富平令杜徽肅宗新得陝且惜去榮材詔貸死以流人使自劾至諫曰律令者太宗之律令陛下不可以一士

小材廢祖宗大法帝詔羣臣議見素崔器等皆以為法者天地大典王者不敢專也帝王不擅殺而小人得擅殺是權過人主開元以前無敢專殺尊朝廷也今有之是弱國家也太宗定天下陛下復鴻業則去榮非至德罪人乃貞觀罪人也其罪祖宗所不赦陛下可易之邪詔可

**濩令有常則邦寧**

盧藏用字

子潛云濩令所守公濩徐有功與皇甫文備同按獄誣有功縱逆黨久之文備生事下獄有功出之或曰彼嘗陷君於死今生之何也對曰爾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濩不可以私害公天子

**操濩有不變之義**

王志愔言隋之帝子秦王俊為并州總管以奢縱免官楊素曰王陛下愛

子請教之帝曰法不可違若如公意我乃吾兒之父非兆人之父矣何不別制天子律乎故天子操濩有不變之義凡數十

**誤傷乘輿器服**

柳渾字爽曠判門下首玉工為帝作帶誤毀一銙工

不敢聞私市他玉足之及獻帝識不類槌之工人伏罪  
帝怒其欺召京兆府論死渾曰陛下遽殺之則已若委  
有司須詳讞乃可於法誤傷乘輿器

**持灋** 寶參字時中  
進大理司直

婺州刺史節班盜賊八千緡宰相右班欲免輸其財詔  
百官集尚書省議多希意爲助參獨持灋卒輸入之

**李德裕奏**

德裕言管仲明於治國其語曰國之重器莫  
重於令令重君尊君尊國安治之本莫要於

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  
從令者死五者無赦又曰令在上而論可否在下是主  
威下繫

**禁齋人**

文粹蕭頴士爲陳正卿進續  
尚書法令不足以禁齋人

**存而不論**

文粹李華中丞壁  
記三辟存而不論

**廷尉上請帝垂泣**

王志愔言漢成帝  
甥昭平君殺人

公主子廷尉上請帝垂泣曰法令者先帝之所造也  
因親改誣先帝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卒可具奏  
刑

罰二柄惟主操之

王志惜刑罰二柄惟主操之故曰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

也以道變法者君王也上

律令塵蠹於棧閣

白居易論刑法律令塵蠹於棧閣制物堆盈於

案几官不偏

律令格式

唐刑法志令者尊卑貴賤之等數國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

司之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

中外之灋殊以其官禁不一也

中外之灋殊以其官禁不一也臣謹按春秋齊桓公盟諸侯不以日而葵丘之盟特以日者美其能宣明天子

之禁率王官之法故春秋備而書之夫官者五帝三王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畫一官宜正

名劉

帝王立灋東縛姦雄正爲才多者

舊唐史牛僧孺爲御史中丞宿

州刺史李直臣主賊當死直臣賂中貴人爲之申理僧孺堅執不回穆宗面諭之曰直臣事雖愆失然此人

經度才可委之邊任朕欲貸其法僧孺曰凡人不才止持祿取容爾云云祿山朱泚以才過人濁亂天下況直臣小才又何屈法

**參訂重輕**

劉球字子全哀彙勅令可用者由武德大中凡二千

八百六十五事類而析之參訂重輕三尺律令四海紀

**綱** 所宜公  
共杜收

**寬刑** 三

取宥過事用恤刑附

**白訓夏**

周書穆王訓夏時刑

**附從輕**

附施刑也求出之仗從輕

**赦從重**

雖罪重猶赦之

**周訓夏刑人克用又**

訓暢夏禹之刑更從輕也

**漢除秦濫政是以和**

去秦之重刑

**夏人不敵本乎後罰**

記夏道先賞後罰其人敵敵人先罰後賞其人敵

秦氏自敗由其峻刑

約三章之法漢室以興

之作五虐之刑苗

人自絕

得失斯在

取捨可知

虞夏之道寡怨於人

少文法故

雖政寬

而人慢

未盡善也

比刑肅而俗敝

不猶愈乎

為國制刑

雖宜簡易

示人

知禁

信亦難寬

寬能御衆

猛則殘人

宜建大中之法

以為小惠

作為

金贖垂裕虞書

誤入刑以金贖罪

除去肉刑稱仁漢牘

文寬而

有制書施之以寬

雖優優之政布以從寬

而恢恢之網疎而不

漏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商湯

以為御勞止之人寬以濟猛

念恤哉之典愛克厥威

其政不嚴而治

其教不肅而成

無子令妻入獄

吳祐

為膠東相有母卹長者殺人臨刑祐問有子否長曰有妻無子乃緩其桎梏令妻入獄妻有孕然後行刑長泣

曰何以報吳君後吞藥就死鍾離意字子阿為瑕卹令有吏行盜意不忍行刑罷

其職放歸其父曰有道之君以義刑人子宜進藥死畫衣冠漢文詔曰蓋聞有虞之時畫衣冠異章服

以為戮而人不犯何則治之至也其除肉刑輕典周禮緩刑居上不寬吾何

以觀之哉父子君臣禮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注權量

也謂立父子君臣之間可以情恕也容姦禮利淫人之菟匿大為防濫而猶踰濫

以懲奸小不忍况當弘貸之朝宜用適宥汝仇惠暴寬

惡刑法志言上古用象刑是殺人者不無濫賞不借刑死傷人者不刑是惠暴而寬惡也不濫不辜

而過寧輔之以寬霍光持刑法嚴任老宣詔年八十非  
借無濫杜延年輔之以寬老誣告傷人者皆

不成帝令未滿七歲賊闕殺面封之張歐字叔明為  
生小及犯誅死者上請皆減死御史大夫未嘗

按人官屬亦不大欺上具獄有可却者却之謂  
平反也不可者涕泣面封之注皆封不忍見之去酒省

肉杜緩理諸陵縣獄每冬月具于公高門升卿因字後  
獄曰去酒省肉官屬稱其仁

虞誦字升卿祖父經為郡獄吏每上具涕泣隨之嘗曰  
昔東海于公高其門閭其子卒至丞相吾不及于公子

孫何必不為九卿妻執燭盛吉為廷尉妻執燭持丹筆  
因字誦曰升卿相向泣曰若可使一人濫禍

及子泣辜禹門容駟馬于孫及九卿虞誦不妄舉按見  
孫

刑孔公累獲原賈敦頤為洛陽司馬以公累下獄太宗  
門賈之有司執不贖帝曰人孰無過吾去



太甚者若悉繩以法雖子不得于父况臣得事其君乎遂獲原

**徐堅上言**

天授三年上言古者罰不

逮嗣故卻芮亂國而缺升諸朝猛康蒙戮而紹死於難剛於他親不復致疑今選部廣責逆人親屬至無服者尚數十條且詔書與逆同堂親不任京畿總麻親不得侍衛臣請如詔書外一切不禁以申曠蕩

**陛下**

**儻弘天地之大德施雷雨之深仁**

歸罪於削刻之徒降恩於枉濫之伍自垂

拱已來常赦所不原者罪無輕重一皆原洗韋嗣立疏

**審定灑令意在寬平**

舊唐房玄

**齡蓬勃消**

李德裕上尊號册省刑罰而蓬勃消

**太宗見明堂圖禁鞭背**

權德

與字載之帝嘗問政之寬猛孰先對曰唐承隋虐以仁厚為先太宗見明堂圖禁鞭背列聖所循皆尚德教故天寶大盜竊發俄而夷滅蓋本朝之化感人之深也帝曰誠如言

**下寬大之令流曠蕩**

之澤

朱敬則字少連願下寬大之令流曠蕩之澤去萋斐之角力頓奸險之芒刃塞羅織之妄原掃朋黨

之險跡曠然使天下更始豈不樂哉帝喜其言於用刑喜寬仁憲宗英明果斷自即位數誅方

鎮欲治僭叛一以法度然於用刑喜寬仁是時李吉甫

李絳為相吉甫言治天下必任賞罰陛下頻降赦令獨

通負眼饑民恩德至矣然典刑未舉中外有懈怠心絳

曰今天下雖未大治亦未甚亂乃古平國用中典之時

自古欲治之君必先德化至暴亂之世始專任刑法吉甫之言過矣憲宗以為然唐刑法志

太宗降

氏大辟刑百六十三條入流入徒免死以下遽減唯輕

開闢以來未有斯比如罪惡既著制命已行殺人惜命

務在哀矜臨於勅絕仁令數覆獲罪自然引分萬姓由

是歸仁感茲煦姬藏於骨髓雖武太后革命二紀安祿

山傾陷兩京西戎侵軼賊此竊發乘輿迅狩寓內憂虞

億兆同心妖氛旋廓刑輕故也國家仁深德厚固可侔

於堯舜夏殷以降  
無足徵者通典

推斷獄 四 學獄附

白情得獄成

刑放辭窮

察必以情

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

片言折獄者其由也與

片謂偏也

察言觀色

叩其兩端

放紛

紛亂也

孟秋決小罪

月令天子命有司繕囚國具桎梏斷薄刑決小罪

仲秋

申嚴百刑

月令仲秋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無留有罪

嘗學斷斯獄矣

禮

致其忠愛

禮記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謂聽獄訟也

哀矜

曾子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

喜獄訟益繁

要囚伏念五六日至于旬時

要囚謂審其要辟

哀敬折獄

明啓刑書

丹筆

以定罪也

定國之司

廷尉

爰求明察

不疑之

尹京師

多所正刑

高門待封

于公陰德

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敬之

敬之惟刑之可憂也

施鞭貫之威

子玉治兵終日報七人貫三人耳

明察之官

滋豐亂獄

典獄

主獄者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

兩謂囚證造全也兩

至具備則衆官聽其入五刑之辭

五辭簡孚正于五刑

五辭簡核信有罪驗則正之於

五刑

審克

詳閱實

何以速我獄

平刑

舉直措

枉則民

不蔽

大斷也

察辭

稽貌

考其貌慎獄之至也

留辭

謂一人之辭最

難聽也

東矢

周禮以兩造禁人訟入東矢於朝然後聽注必以東矢者自表其直也不入則不聽也

鈞金

又以兩劑禁人獄入鈞金三日致于朝然後聽之注獄相告罪也劑券書也使各責券書又入鈞金

三日而聽之亦重刑不入金則自服不直不堅也鈞三十斤

五聽求人情

周禮以五聲聽獄訟

求人情一日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

斷獄蔽訟

蔽亦斷也辭貴明

徵

傳明徵其辭

罪宜慎測

禮慎測淺深之量

生獄於王廷國章斯抵

人命所懸

刑將不變

獄貴惟精

舉要

傅王叔氏不能舉具要要辨之辭

徵辭既慙

金矢之直

何道鐵冠之効

折獄致刑

斷制五刑書

察辭于差

察辭參差

明清于單辭協日

周禮司寇旬職聽于朝要之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

獄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肆之三日

凡以獄財者正之傳別約劑

傳別手中別書

約劑今旬乃弊之小司寇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於用情訊之至於旬乃弊之注用情理

之十日乃斷記獄成告于王君子盡心刑者成也一成

而不可變故直鈞幼賤有罪傳上下其手伯州犂導囚情不探

其情而誅焉于定國知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漢于定國不

寃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寃人于定國為廷尉人自以為不寃不用三冬後漢陳寵咸之曾孫

明家業天下獄訟其所由決平無不厭伏時肅宗詔絕

鈞鎖慘酷之科人俗和平屢有嘉瑞漢舊事斷獄報重

常盡三冬之月是時帝始改用十月冬初而已元和年

早賈崇上言斷獄不盡三冬故陰氣微陽氣發洩招致

災早寵奏冬至陽氣始萌今日諸生蕩仲冬日身欲寧

事欲靜若降盛怒不可謂寧行大刑不可謂靜帝納之

欽定四庫全書

為廷尉每附輕典務從寬也

麥秋案驗

和帝令麥秋案驗薄刑司徒魯恭上疏諫盛夏名農人拘

對上夫天時下傷農業一夫吁嗟王道為虧後卒施行

學獄

漢張湯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還鼠

盜肉父咎湯湯乃掘薰得鼠及餘肉劾鼠掠咎傳受書者訊鞠論報并取鼠肉具磔堂下父親文辭如老獄吏

遂使書獄注學決獄之書乃為律令也

必原父子之親

禮

意論輕重之序

慎測淺深之量悉其聰明

致其忠愛

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

禮

黃沙

執憲

丹筆垂仁

雖折獄

以言

望古人而多愧

惟刑是恤

然勿喜而留情

梧邱

有雪冤之魂

棘林無夜哭之魂

泣辜流念

無虧大禹之恩

丹筆哀矜

有裕

放勳之惠

刑期無刑

經邦之茂範

以殺止殺

有國之弘規

故漢制九章

設犇元

之銜勒

湯存一面

作黔首之隄防

干紀亂常

必加誅於三族反道敗德

終不捨

於五刑孔單言輒判

李程字表臣調藍田尉縣有滯獄十年程單言輒判

州部審

覆

徐浩字季海尚書右丞浩建言故事有司斷獄必州部審覆自李林甫楊國忠當國專作威福許有司就

宰相府斷事尚書以下未省

即書垂謹卹意請如故詔可納金

第五琦有告琦納金者遣御史馳按琦辭

曰位宰相何自持金耶若付受有狀請歸罪有司御史不曉以爲具服獄上之遂長流夷州

斷疑獄

四百

張文瓘字稚圭兼大理卿不旬日斷疑獄四百抵罪者無怨言

平處輕重

沈傅師字子言

爲宣州吏治明吏不敢罔謹重刑法每斷獄各幕府平處輕重盡合乃論決

待報

嚴郾字叔敬御史臺

請天下斷獄一切待報唯殺人許償死論徒者得悉徒邊卽言罪人徒邊卽流也流有三而一用之誠難且殺



人外猶有十惡偽造符印強劫大  
諸盜今一徒之法太輕不足禁惡  
侍御史掌推獄訟凡

制物付臺推者則按其實然以奏云  
若尋常之獄推訖斷於大理同上  
覈實論殺 唐史李

朔方節度監官五原將張光殺其妻以貨市獄前後不  
能決景畧覈實論殺之既而有若女厲者進謝庭中如

光妻 守死明道 徐有功人論之曰昔稱張釋之爲廷尉  
云 守死明道 天下無冤今徐有功斷獄亦天下無冤

人然釋之常漢文帝時中外無事守法而已有功居革  
命之際周興來俊臣等掩義隱賊常飾惡言以誣盛德

有功守死明道身濱殆者 寬平 鄭惠王元懿數斷大  
數矣此其賢於釋之明甚 獄務寬平高宗嘉之無

恨 韋仁壽京兆萬年人隋大業末爲蜀郡司法書  
佐斷獄平得罪者皆自以韋君所論死無恨 雜治

劉晏字士安元載得罪詔晏鞠之晏畏載黨盛不敢獨  
訊更勅李涵等五人與晏雜治王縉得免死晏之請也

詞服陸宣公奏議惟情見跡具詞臨所入者獨無言唐

臨所入者獨無言帝怪問狀囚曰唐卿所斷既非冤濫

所以絕李景畧凡鞠大獄以尚書侍郎與御史中丞大

理卿為三司使唐百怒馬造廷薛懷義陰募力少年千

史周矩劾狀請治驗太后曰第出朕將使詣獄矩生臺

少選懷義怒馬造廷直住生大榻上矩召吏受辭懷義

即乘馬去矩以聞太后曰是道推覆詔獄裴守真天授

人素狂不足治力少年聽窮劾推覆詔獄多裁中為司府丞

恕全免數十姓不枉不漏張說字道濟睿宗即位遷中

大邑四庫全書

白孔六帖

卷七

自餘枉被係禁一切釋之故唐宗勞曰知卿按此獄不枉良善不漏罪人非卿忠正豈能如此凡斷獄

之官皆舉律令格式正制條以結之若正條不見其可出者則舉重以明輕其可入者則舉輕以明重出

唐六典

拷訊五

白二月無肆掠

肆暴曰掠 史楚相亡壁門下意疑

壁共執俄掠答數百不服乃擇之

榜答刺斃

賈高對獄吏榜答數十刺斃身無完者

捶楚

之下何求不得

雖卑陶聽之猶謂死者有餘辜

繫答

訊

掠辜瘐死

宣詔係者

或以掠辜瘐死獄中今即國版上條四

拷一連十拷十連百

韓明

請先拷

范陽繫獄以同繫囚多  
嬰病乃請先就拷掠  
五毒慘至  
戴就會稽人仕郡倉曹掾揚州刺史奏太

守成公傳賊從事薛安收就苔掠五毒慘至燒燬斧使  
火肘腋肉焦墮地乃卧就履船下以馬糞薰之一宿三

日謂已死發船就口罵曰何不益火又燒地以大針刺  
指甲中令肥土爪悉落安曰太守賊罪狼藉君何骨肉

抵扞說曰太守剖符大臣奈何誣枉忠  
識母羹  
陸績字  
良安奇其節操解械與譚解擇郡事

洛陽獄泣曰母來不得見問何以知曰母所調  
和羹截肉方斷葱以寸為度使者嘉之免績  
吏訊  
陽

書曰左右不明  
要囚  
夜拷  
常林夜搥吏崔林聞曰君為  
卒從吏訊也  
廷尉耶常曰無崔曰何故夜

拷囚常  
罪得其實  
選  
誘問囚情  
吳陳表文與為士皆愛  
附之時有施明盜官物

明壯悍收拷極毒雖死無辭孫權以表得健兒心以明  
付表表破械與沐浴飲食勸誘之乃首服兼引支黨權

奇之速  
捨明罪  
孔按訊

蘇珣為監察御史武后殺韓魯諸王付珣密牒按訊珣推之無狀或言珣助韓

魯者后詰之提議無所撓后不悅曰卿大雅士此獄不足誣卿即詔監軍河西乞下有司雜訊

朱子奢池陽令崔文康生事標陽尉魏禮臣劾治獄成御史言甚枉禮臣訴御史阿黨乞下有司雜訊不如所

言請死鞠報禮臣不實詔如請子奢曰在律上書不實有定罪今抵以死死者不復生雖欲自新弗可得且天

下惟知上書獲罪欲自言同被訊張錫請還廬陵王不為張易之所右與鄭

果俱知選生洩禁中語又賅謝鉅萬時蘇味道亦任事同被訊繁鳳閣俄徙司刑三品院錫按轡專道神氣不

懾日膳豐鮮無損貶味道徒步赴速席地菜氣息奄奄食武后聞之擇味道將斬錫既而流循州

惟吏是聽李邕素輕張說會仇人告邕贓資在法下獄當死邕妻請成邊自贖曰邕初蒙訊責便繫

牢戶水不入口者踰五覆訊宗室阜字子蘭授衛州刺史爲觀察使詔勅貶潮州

初御史覆訊阜懼憂其母出恣行楚慘唐史吉頊劉思禮反頊上變事

后命武懿宗雜訊因諷囚引近臣高閻生平所悉者凡二十六姓捕繫詔獄榜楚百慘以成其獄同日論死天

下寬諸察獄之官先備五聽又驗諸證信事狀疑似猶不肯實者然後拷掠每訊相去二十

日再訊執政畏禍麤滅無所問姚紹之武三思烝借不出通典

送新開獄詔紹之與左臺大夫李承嘉按治初欲原盡其情會初宰相李嶠等同訊執政畏禍麤滅無所問囚

序曰宰相有附三思者嶠等數附楚械榜掠皆呻吟不

勝吉溫李林甫與李適張均有隙適之領兵部以均爲侍郎林甫密遣史摘其餘銓史偽選六十餘人

帝命與京兆雜治累日情不得京兆尹蕭吳使温佐訊  
温分囚左右中取二重囚重訊後舍楚械掠皆呻吟  
不勝曰公幸留死請如牒乃提出諸史迎備其  
酷及引前不訊皆服日中獄具林甫以爲能  
答掠嚴

楚穆贊字相明元和時鹽鐵轉運諸院擅徐囚答  
隨問

輒承吉温推事未窮而先計贓成奏乃引囚問震以裂  
威隨問輒承無敢迂鞭楚未收於壁而獄具矣

環以榜具敬羽推監察御史岐王珍謀反詔羽窮勅乃  
悉支黨環以榜具囚惶怖一昔獄成珍賜死

楚掠凝慘徐有功傳周興來俊臣卹神勅王弘義等揣  
識后指置總監收院諸獄捕將相俾相鈞逮

掩搦護送  
楚掠凝慘  
鞫訊結斷刑慘獄嚴  
徐有功上疏唐李人多  
逆節鞫訊結斷刑慘獄

嚴

款辯 六 證驗附

白明聽單辭 兩辭 師聽五辭 書 王叔氏不能舉其

契

要契之辭

書辭無頗

抵調置辭

漢大鴻臚持節移梁王傅相曰王陽病抵調置

辭注抵拒也調諱也調力賣切

不知置辭牘背

周勃下廷尉不知置辭注置立也不知對獄之

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乃書牘背以公主為證注牘木簡也

置對自伏其過 莊

會獄 對 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辭

朱安世 引為證 後漢吳詠為馬賢所

辟又為太尉龐參掾參賢相誣罪應死各引為證理無兩直自刎死二人慙悔和解涼州刺史張襪祭其墓旌

其子 孫 孔多作辯狀 刑法志武后大定元年乃詔法司及推事使故多作辯狀而加者以故入



論 占辯皆合 韋嗣立論刑法多濫道路藉藉雖知非辜而鍛鍊已成占辯皆合 不可陷

正人以求苟免 宋璟張易之誣魏元忠有不臣語引張說為驗將廷辨說惶遽璟謂說曰名義

至重不可陷正人以求苟免緣此受摘芬芳多矣若不測者吾且叩閭救將與子偕死說感其言以實對元忠

免大理丞徒以上 各呼囚與其家屬告以罪名問其狀疑不伏則聽其自理唐通典

察獄 七

白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 偏聽生姦 探情窮

審 公聽 私 察色 動 魏護軍營士竇禮出不還營以為亡沒事其妻盈及男女詣廷尉高

柔曰爾夫不與人文交錢財乎妻曰嘗出錢與同營焦胡于文柔察于文色動應對召至於叩頭首殺禮

質

為常山太守士虛顯為人所殺質曰此士無讎而有少妻見其比居年少書吏李若色動遂窮詰罪人斯

得

矣蜜中鼠屎

吳孫亮方食生梅使黃門以銀碗并蓋就中藏吏取蜜黃門先恨藏吏以鼠屎投蜜

中啟言不謹亮令破鼠屎鼠屎中乾亮笑

兩日在水中

符融字博林善斷獄董豐遊學三年而反宿妻家妻為

賊殺妻兄疑豐融引問汝初行不有怪及卜占否豐曰

初發夢乘馬渡水而自北而南俯見兩日在水中馬左

濕筮者云憂獄訟遠三沐避三枕既至妻具沐夜投豐

枕豐憶筮言皆不從妻乃自沐枕枕而寢融曰易坎為

水離為馬南波旋北而南從坎至離六爻同變離為中

女坎為中男左向濕水也水左有馬馮字兩日昌字其

馮昌殺之昌乃具服與妻通期新沐沐者枕枕為驗誤

中婦

盜誣行人

冀州有老母遇劫唱盜人為逐之擒盜反誣行人日暮母及路人莫知符融曰

欽定四庫全書

白孔六帖

五

二人並走先出鳳陽門者非盜既還融正色謂後出者曰汝真盜其發軒摘伏皆如此與死人語

後漢周紆字文通爲郤陵相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乃取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紆便往至死人邊若與死人

共笑語狀陰察口眼中有稻芒乃密問守者曰誰載藁入城對曰惟有廷掾爾又鈴下云外惟廷掾疑君與死

人語乃收廷掾而拷問具服不殺分縑風俗通曰有一人但取道邊死人自後莫敢犯之

市賣遇雨而披覆後一人求庇蔭投一頭雨霽當別因爭之是我縑太守薛宣呼騎吏斷各與半使追聽之後

人曰君負縑主稱寃不已推已以議物捨狀以誅一以宣知其狀拷問乃服也

振萬攢少妻殺夫陸雲爲浚儀令人有被殺主名不立成多雲錄其妻無所問遣出密令吏隨之

曰有一男與語便縛來果木囚王充論衡李子長爲政得之云與妻同謀殺也欲知囚情以梧桐爲人

像囚之形鑿地爲坎置木囚於其中罪若正木  
囚不動若有怨木囚即動豈囚之誠著木人也  
孔身聽  
安潛字進之於吏事尤長雖位  
將相閱具獄未嘗不身聽之  
詭稱婚集宗璟京北人  
權梁山謀逆

勅河南尹王怡馳傳往按牢械充滿久未決乃命璟爲  
京兆留守覆其獄初梁山詭稱婚集多假貸欲併生貸  
人璟曰婚禮借索大同而狂謀率然非所防億使知  
而不假是與爲反貸者不知何罪之云乎縱數百人  
餞

流人

馬懷素字惟白魏元忠謫嶺表太僕崔貞謹東宮  
率獨孤諱之祖道張易之怒使上急變告貞謹與

元忠謀反武后詔懷素按之使者促迫懷素執不從曰  
貞謹餞流人當得罪以爲謀反則非昔彭越以逆誅樂  
布奉事尸下漢不生罪今元忠罪非越比不宜生餞濁  
之人且陛下操殺生之柄欲加之罪自當處決聖心既  
付臣按惟知守陛  
盜劫貢船錢徽字蔚章貶江州刺史  
初州有盜劫貢船捕吏取  
下法爾后意解

濱江惡少年二百人繫訊徽按其枉悉縱去數日舒州得真盜哀之者哀其化之不行

文粹古之決獄得其民情也哀今之決獄得其民情也喜哀之者哀其化之不行喜之者喜其賞之必至鹿門

隱書皮日休 察獄之官先備五聽又稽諸證信有可徵焉而

不首實者然後拷掠二十日一訊之辭聽色聽氣聽耳聽目聽五聽也

醉胡懷刀而汙唐史韓思彥字英遠使并州方賊殺人主名不立醉胡懷刀而汙訊掠已服思

彥疑之晨集童兒數百募出之如是者三因問兒出亦有問者皆曰有之乃物色推訊遂擒真盜

獄囚八

七 囹圄以囚 桎梏以繫 寘于叢棘 易 園土 周禮司 赦三罰

而士加明刑歸圜  
土注圜土獄名

三月省圜圉九月繕圉圉

拘繫易

條用徽纆索也

用脫桎梏

屢校滅趾

械足也

荷校滅耳

罪重

械及首也

上罪

中罪

同族有爵待弊

周禮掌囚守盜賊凡囚上

罪桎拳而桎中罪桎王之

同族拳有爵者桎以待弊鄭司農曰兩手共一木曰拳  
桎梏兩手各一木玄曰在手曰桎在足曰梏中罪不拳

亦各一木又云桎王族及命士以上唯上罪或拳或桎也

挺重囚出輕繫

月令夏月注云挺寬

也至秋乃決也

具桎梏

九月

以幕蒙之

左傳晉人囚季孫意如

圉伯羸於轅

陽越椒囚

南冠而縶者誰也

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之云云

縶綯之

中公冶

縶囚幽繫

囚之七年

紂囚文王七年

楚囚鍾儀

武王下

車釋箕子囚

方知獄吏之尊

周勃云

上書

梁王囚鄒陽陽乃從獄中

上書自說立出之

死灰不然

史韓安國字長孺生枉罪獄吏田甲辱之安國曰死灰獨不然乎甲

曰然則溺之

搶地

司馬遷書見獄吏則頭搶地

畫地為獄議不入

刻木為吏議不

對司馬遷書

仰天而歎

李斯既拘執縛仰天云云史

關三木

史魏其侯衣赭衣關三木

注云頸及手足

桎棘

傳吳子執和子於樓臺桎之以棘桎擁也音賤

羨里

紂囚文王於羨里

臺 成王湯囚於夏臺

狴牢

獄名晉武帝所置

象斗之制

元命苞為獄圓

者象斗也 園扉門

黃霸受經

黃霸與夏侯勝俱下獄從勝請受洪範勝辭以死在旦夕霸曰

朝聞道夕死可矣勝善其言遂授之

入穿

搖尾

籠鳥

檻猿

幽而

楚秦鍾儀出園土者殺謂逃也出獄也攘獄攘謂拒當褚衣

魯謁居繫導官諸獄皆滿絳侯囚諸獄千金灌夫受辱

居室保暴室掖廷織作獄市為寄曹參相齊以獄市為寄屬後相曰慎勿擾

獄市所以并容擾之姦人安所寄虎穴漢尹賞為長安令獄穿地方深各數丈以瓦甃為郭大石覆之

名虎園牆之中司馬鞠繫訟繫漢景著令年八十已上

者師侏儒當鞠繫者訟繫之注師樂師樂師盲替也訟寬容不枉桔也但處吏舍不入枉牢也斜谷之

木不足為我械斜口谷名逮繫淳于公下獄逮繫長安

若今傳送囚也淳于公當行會逮馬胥靡史楚王胥靡申公注



之琅當王莽捕關東犯鑄錢以鐵琅當其也琅當項傳詣鍾官萬數注琅當長鎖也痠死宣詔繫

掠苦饑寒痠死獄中朕甚痛之其會郡國歲上繫囚以

痠病囚徒病殫獄中為誅後漢杜篤字季雅下獄會大

高帝美之賜帛免刑械自解許揚字偉君少好術數

鴻波豪右因彼役辜較所在楊一無所聽遂共譖楊受

聞忠信可以感靈即夜出楊遣歸時天救火晉崇邑丞

當死縣有野犬所及榮劫囚魏囚臧霸父式為獄掾據

霸父付府霸將數導囚走魏孫禮荒亂時與母相失馬

人要奪與父亡命

死禮私導令踰獄乃自首主  
薄溫嘉之白太祖罪減一等  
**失囚律** 捕亡律主守不覺  
夫囚減囚罪二等

若拒捍走者又減二等皆限百日內追捕限外他人捕  
得若囚已死及自首除其罪又云徒流囚徒限內亡者

一日笞四十三日加一等主守不覺  
減囚罪三等故縱者即與囚同罪也  
**職納橐餽** 傳晉人  
囚衛侯

甯子職納橐餽橐餽衣食也甯俞  
忠於衛侯以衛侯衣食為已職  
**累臣** 繫累之  
臣傳 身為木

**石與灑吏為伍** 司馬  
遷書 **跡墜昭憲身陷幽圜** 文  
選 **深室** 傳真  
諸深

室別為 **孔纍繫填獄** 崔仁師為殿中侍御史時青州有  
囚室也 **孔纍繫填獄** 男子謀逆有司捕支黨纍繫填獄

詔仁師按覆始至悉去囚械為具食飲湯瀹以情訊之  
止生魁惡十餘人他悉原縱大理少卿孫伏伽謂曰原

雪者衆誰肯讓死就決而事變奈何仁師曰治獄主仁  
恕故諍稱殺人則足亦皆有禮豈有知枉不申為身謀

哉仗吾以一介易十囚命固吾願也及勅使覆訊諸囚咸叩頭曰崔公仁恕必無枉者無異辭鵲巢其

樹大理卿徐嶠奏今歲天下斷死刑五十八大理獄院由來相傳殺事太盛鳥雀不棲今有鵲巢其樹百官

以幾刑措賀帝歸功宰相賜李林獄戶春而不草獨幽甫爵晉國公牛仙客幽國公唐史獄戶春而不草獨幽

沉速李白囚陰山苦寒地溫彥博字大臨突厥入寇彥萬墳詞囚陰山苦寒地傳以并州道行軍長史戰大

谷王師敗績被執突厥知近臣數問唐兵多少及囚虛實彥博不肯對囚陰山苦寒地太宗立得還囚窟

室蔣儼為莫離支所厨院崔隱甫拜御史大夫初臺無囚內窟室見節門獄凡有囚則繫大理貞觀時

李乾祐為大夫始置獄由是中丞侍御史皆得繫人隱甫執故事廢掘諸獄其後患囚往來或漏泄復繫之厨

院以稽決滯陸贄字敬輿八計曰視毀械而亡柳晟河

云以稽決滯囚繫盈虛以稽決滯

中解人

朱泚反從帝至奉天自請入京師說賊黨以攜沮之帝壯其志得遣泚將郭常張光晟皆晟雅故晟出密詔陳禍福逆順常奉詔受命約自拔歸要籍朱既昌告其謀泚捕繫晟及常外獄晟夜半坎垣毀械而亡斷髮為浮屠加兵苛督高駢守千里畢師鐸出駢囚南第駢出金第十餘人囚拘駢久囚拘供億官狹羣奴徹延鐵籠聲同幽之和閣欄楯為薪煮草帶以食

囚頭索元禮為推使鐵籠聲囚頭加以楔至腦裂死又橫木關手足轉之號曬翅或紡囚梁上絀石於頭

作大枷各為號來俊臣作大枷各為號一日定百脉二喘不得三突地吼四着即臣五失魂膽

六實同反七反是實八死暮為白日囚朝為青春士暮猪愁九求即死十求破家為白日囚韓愈

赴江陵悲作楚地囚何由春連中悲作楚地囚何由春獄者兼受好

次已口筆全書  
白孔六帖  
三六

惡崔融陳司刑無鬼哭之庭李庚西都賦司刑無鬼哭之庭大理有烏巢之獄

貫五木加連鎖貫五木加連鎖而致之獄更大暑者數月痒不得搔痺不得搖痛不得復摩饑

不得時而食渴不得時而飲目不得瞑支不顧地窺天

不過尋丈柳宗元與李建書壁如因拘圍土一遇扣景出負牆搔摩伸展支體當此之時亦以為適

然顧地窺天不過尋丈終槁焉若拚墮然若璞答周君巢書宗

不得出復能久為舒暢哉元以罪大擯廢居小州與囚徒為朋行則若帶鐵纏處

則若關桎梏夕于而無所趨拳拘而不得肆槁焉若拚

墮然若璞其形固若網羅未解縱羽翼而何施囊檻方

是則其中者可得矣陽谷

堅雖虎豹其馬往上李襄衝羅蹈穿不知顛踣柳宗元

答問

驄馬刑章峻蒼鷹獄吏猜覆盆徒照日蟄戶未驚雷  
賈駟

王獄中詩地幽蠶室閉門靜雀羅開  
有氣還冲斗無時會鑿坯同上靜獄五代

漢臣蘇逢吉高祖生日遣吉疏理獄囚以祈福謂之靜  
獄逢吉入獄中閱囚無輕重曲直悉殺之以報曰獄靜

矣  
撓灑貸免  
王世充陰結豪傑有繫獄者皆撓法貸免以樹私恩

放囚  
九事多在寬刑中

白兩釋縲囚  
傳故縱緩死乃逸楚囚  
傳晉人令曰菟乘補卒明

日復戰乃逸楚囚注云緩之  
令逸欲使楚人知其謀也  
縱囚亡命  
馬援為郡督郵送囚有重罪援

哀而縱之令亡  
放歸殯母  
鍾離意為堂邑令民防廣為父報讎繫獄母病死廣哭不

食意怜傷之聽廣歸殯殮丞掾皆爭意曰罪自歸我義不累下遂遣殮母訖果還入獄意密以狀聞廣得減罪

死論重者一人

魏賈逵字道宗太祖征劉備先遣逵至斜谷水衝載囚于車逵以軍事竟重者

一人放其餘太祖

伏臘放歸後漢虞延字子大為涪陽令歲時伏臘放囚歸皆尅

期反有一囚於家病又晉范廣字仲將為堂邑令丞劉榮生事當死郡以付縣家有老

母至節廣輒遣曹摅字顧遠為臨淄令獄有死囚歲還榮如期反又夕摅行獄愍之曰新歲人情所重豈

不欲斃還家乎開獄出之剋曰令還掾吏固爭摅曰此雖小人義不見負至期並來一縣歎伏號曰聖君也

在道解徒作徒衣

後漢鍾離意字子阿辟司徒府送徒詣河內時寒徒病路過弘農意移屬

縣使作徒衣縣不與而上書言狀意亦具以聞世祖謂侯霸曰君所使掾何仁於用心誠良吏也意遂於道解

徒桎梏恣所欲過與進藥就死見寬刑門吞藥就死注務以哀矜

示其無苟免之心待而懷惠守自拘之限來不弛刑若今責保漢書

誦經得脫晉符丕左丞相徐義為慕容永所獲扭械其手將殺之義誦觀世音經至夜有力士開械

脫出若有導之者遂奔揚出輕繫利淫惠姦寬

惡 遭逃孔馳騎免死魏元忠為御史中丞為來俊臣所構將就刑神色不動前死者

宗室子三十餘尸相枕藉於前元忠顧曰大丈夫行居此矣俄勃風聞舍人王隱客馳騎免死傳聲及於市諸

囚歡叫元忠獨堅坐左右命起元忠曰未知如期至呂

實否既而隱客至宣詔已乃徐謝亦不改容如期至呂

膚字景夫出為蘄州刺史嘗錄囚或白父母在明日歲旦不得省為恨因泣元膚惻然悉釋械歸之而戒還期



吏白不可答曰吾以信待人豈違我如期而至

萬一除刑部囚籍

萬一除刑部囚籍復

為士列不堪當世用矣柳宗元許京兆書

非卿孰能辨之

唐史李元素字大朴東都留守杜亞

惡大將令狐運會盜劫輸絹於洛北運適與其下咬近郊亞疑而訊掠服之楊寧履驗事皆不讎亞怒劾寧德

宗信不疑詔元素馳按亞迎以獄告元素察其冤悉縱所囚以還亞大驚復劾元素失有罪元素還帝已怒奏

獄未畢帝曰出元素曰臣言有所未盡帝曰第去元素曰臣以御史按獄知冤不得盡辭是無容復見陛下帝

意解既道運冤狀帝感悟曰非卿孰能辨之

縱囚使相告

隱太子建成討劉黑闥獲俘皆撫遣

之百姓欣悅賊懼夜奔兵追戰黑闥衆猶盛乃縱囚使相告褫衣甲還鄉里告妻子獲者既已釋矣衆乃散或

縛渠長降

遂擒黑闥

恤囚徒 十

白繫者饑寒瘐死朕甚憐之

漢宣詔見上注

作徒衣

見上注

給酒

肉

趙廣漢爲京兆富人蘇回爲郎二人劫執之求財廣漢就曉之曰京兆職謝兩卿無殺天子臣釋質束手

得善相遇二人即叩頭送獄廣令給酒肉至

妻入獄見

冬當出趙豫爲調棺斂葬具皆曰死無所恨

刑門無子令又晉喬智明字元達爲隆慮令部人張允妻入獄注又報父讎母單身有妻無子智明愍之令

妻入獄陰縱之有勸逃者允曰有君如此不忍累之於獄產一男會赦免

有官秩在獄

惠詔爵有

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官皇帝而知名者有罪當械皆須繫寬容不入柱牢者

問囚欲言

吳顧

雍爲丞相爲呂壹所誣毀雍和顏色問其辭狀

孔問其臨出又謂曰君得無有所欲道耶壹叩頭無言

服否

唐志大理寺丞六人正刑之輕重徒以上囚則呼與家屬問其服否

盡欽恤之道竭

哀矜之誠

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此王者恤刑之法也白居易策止獄

畫衣不犯載

酒無寬

文粹楊炯少姨廟碑糾萬人者施之以八刑詰四方者戒之以三典畫衣不犯載酒無寬其恤

刑有如此者

輕囚久繫

唐臨事見獄囚門

三農啓候

方陳愛敬之規百姓為心爰軫

泣辜之念中宗慮囚制

濟活囚徒

十一

白郅吉拒閉使者

漢書皇曾孫在郅獄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上使分條中都官詔

獄無輕重皆殺之郅吉為郡吏拒閉使者使者不得入也

袁安條奏楚獄

後漢袁安為楚郡太

守楚王英反連及數千人顯宗怒甚治之迫急自誣安不入府往案獄者無證明者條上出之掾吏叩頭爭安曰如不合上意太守自坐不相及帝悟奏出四百餘家

**治出**

崔篆為建新大尹獄奸填滿出二千餘人

掾吏叩頭曰將有悔篆曰邪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如殺大尹贖二千人蓋所遇也

**拷一**

**連十**

後漢韓朗以侍御史與三府掾治楚獄顏忠辭及劉連連未嘗與忠相見朗傷其冤試以連等物色

問忠對錯悞乃上言疑無辜拷一連十拷十連百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治出千人論曰仁人之言其利溥

哉  
**免於斧鑕**

史張蒼生法當斬解衣伏鑕肥白如瓠王陵偉之言於沛公赦不斬又暴勝之欲斬

王訢訢曰殺訢不足增威不如時有

**孔釋械**

杖仁傑出豫州刺史

時越王兵敗支黨餘二千人論死仁傑釋其械密疏曰臣欲有所陳似為逆人申理不言且累陛下欽恤意表

成復毀自不能定然此皆非元惡註誤至此有詔悉詢  
戍邊囚出寧州父老迎勞曰杖使君活汝耶因相與哭  
碑下因齋三日乃去  
七族得貸 仁傑免死武承嗣屢請  
至流所亦爲立碑 誅之后曰今已行不可

返時同被誣者鳳閣侍  
郎任知古等七族得貸 全活數十姓 裴度字中立加中  
書令李訓之禍宦

官肆威以逞凡訓注宗姪賓客悉收連  
訊報苛慘度上疏申理全活數十姓 治獄主仁恕 崔

師事見 獄囚門 屈突通覆簿 覆隴西牧簿得隱馬二萬匹帝怒  
收太僕卿慕容悉達監牧官吏千

五百人將悉誅死通曰人命至重死不復生陛下以至  
仁育四海豈容以畜產一日戮十五百人帝叱之通進

頓首曰臣願身就戮以挺衆死帝寤曰朕不明  
乃至是今當免悉達等旌爾善言遂皆減論 情有重

輕 陳希烈等數百人待罪議者悉抵死李峴獨曰法有  
首從情有重輕若一切論死非與天下惟新之意固

爭數日乃見聽  
衣冠蒙更生

錄囚 十二

白有所平反

漢萬不疑為京兆尹每行縣錄囚徒有所平反母即喜如無母為之不食故不疑為

吏嚴而不殘

察顏色

後漢左雄為青州刺史每行部錄囚徒察顏色多得情偽口說為郎

決曹吏行部四十二縣錄囚徒數十人太守問之奉口說罪殺兼繫姓名生狀輕重一無遺脫

罵囚

壹以姦罪繫廷尉尚書懷欽面罵孔以執澹平恕方戴辱壹丞相顧雅元歎責懷欽云云

冑張文瓘字推主嘗有小疾囚相與齋禱願至視事以執澹平恕方戴冑後拜侍中囚因連皆垂泣其得人

心如指曉枉直何易于凡闕民在廷易于丁寧指曉枉直杖楚遣之不以付獄吏三年無囚

占對 唐臨高宗嘗錄囚臨占對無不盡帝喜曰為國之要在用法刻則人殘寬則失有罪惟是折中以稱

朕盡情 成汭青州人頗知吏治嘗錄囚盡其情墊江賊陰殺令其主簿疑小史導之訊不承臨刑曰我

且訟地下踰月吏暴 唐太宗親錄囚徒 六年唐太宗親

死汭聞益詳於獄 錄囚徒閑死罪

者三百九十八人縱之還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及期囚皆詣朝堂無後者太宗嘉其誠信悉原之唐刑法志

無囚 十三

白黃霸 為潁川百姓嚮化 董恢 為不具令獄連 劉平 為

耕令有恩惠百姓懷感 囹圄空虛 寂 孔獄無重囚 刑法志代

宗性仁恕即位五年 狴牢傾 杜甫有事於南郊賦 無一

府縣寺獄無重囚

人獄

文粹杜牧上高大夫書梁公元崇首佐元宗  
起中興業凡三十年天下幾無一人之獄

吏閣

丹筆

文粹李庾西都賦臺收白簡吏閣丹筆  
司刑無鬼哭之庭大理有烏巢之獄

鑽鑿不用

獄訟以衰

柳宗  
元表





白孔六帖卷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白孔六帖卷四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胡子襄

膠錄舉人臣李椿

欽定四庫全書

白孔六帖卷四十六

唐白居易原本

宋孔傳續撰

議讞

謹刑

濫官獄吏

舉按

誅罰

淫刑

峻刑

酷吏

失入

失出

用濫不平 十一

刑措 十二

改制濫令 十三

死罪 十四

流罪 十五

貶黜 十六

徒役 十七

議讞 一

白讞平天下獄

朱博遷廷尉職當讞平天下獄恐爲官屬所誣謂掾史曰本起武吏不通法律

然三尺律人事出其中諸君試取吏議難知者來爲諸君覆之乃爲平處十中八九吏大驚異議驚乘與張釋之爲廷尉上行中涓橋有人行從橋下走誤驚乘與釋之奏犯蹕罰金上怒其輕釋之曰法者天下

所公共其時上誅則已既付廷尉廷議盜環又有盜高廟坐前五

尉天下之平用法一傾人安所措

環奏棄市上怒令族之釋之曰如傳命誤後漢兄弟共

盜長陵一抔土何以加於法乎

不訓弟報闕常侍孫章宣詔誤言兩報重尚書奏矯詔當斬郭躬有曰法故誤傳命誤當罰金帝曰疑其故

也躬白曰君子爭死上讞張儉元節七投孔融兄褒褒

不逆詐帝曰善

爭死問母曰家事當在長安合當辜一門爭死郡不能決乃上讞詔坐褒

重事也人有愚智有令罪而後不心不厭景前詔曰疑獄雖文致於

當讞者不為失信欲令務先寬也

法而於人心不

厭者輒讞之

再却廷尉張湯有疑奏已再却矣倪寬

伏寬所奏即得可上曰

前奏非俗吏之所為也

移讞疑

讞于公禮獄成有

奏

白孔六帖

二

讞掾

張湯舉倪寬為云云

孔衣冠蒙更生

李峴初東京平陳希烈等數百人侍罪議者將

悉抵死崔器等附致深文峴獨曰法有首有從有重有輕若一切論死非陛下與天下惟新意且羯胡亂常誰不凌汙衣冠奔亡各顧其生可盡責耶陛下之親戚勳舊子若孫一日皆血鐵砧尚為仁恕哉衣冠蒙更生

例不覆讞

嚴郢字叔敖曰京師天下聚論徒者至廣例不覆讞今若悉侍報有司斷決有程月不啻

五千獄正恐牒案

獄當與眾共

魏暮中尉仇士良捕妖民賀蘭進興及黨與治

填委章程奈撓軍中反狀具帝自臨問詔命斬囚以徇御史中丞高元裕建言獄當與眾共之刑部大理法官也決獄不與知律令謂何請歸有司未報暮上言事繫軍即推軍中如齊民宜付縣今獄不在有司法有輕重何從而知帝停決

狀讞

李日知歷同刑丞時法令嚴吏爭為酷日知獨平寬無文致嘗免一囚死少卿胡元禮執不可

曰吾不去曹囚無生理日知曰僕不去  
曹囚無死法皆以狀獻而后用日知議詳獻韋弘景吏部員外郎

楊虞卿以累下吏詔科條叢繁王播進刑部侍郎是時天下多故大理議獻科

弘景與御史詳議條叢繁播恚孔戣字君嚴改給事中江西觀

置格律坐隅慷慨論正察使李少和坐職獄寢不下博

陵崔易簡殺從父兄鞠獄其京兆尹左右之翻其情戮慷慨論正貶少和殺易簡奪尹三月俸議斧陵

栢秋仁傑左威衛大將軍權善才右監門中郎將范懷

栢義生誤斧昭陵栢罪當免高宗詔誅之仁傑奏不應

死帝怒曰是使我為不孝子必殺之仁傑曰漢有盜高廟玉環文帝欲當之族張釋之廷諍曰假令取長陵一抔土何以加其法於是罪止棄市陛下之法在象魏固

有差等犯不致死而致之死何哉今誤伐一栢殺二臣後世謂陛下為何如論顏餘慶徐有功時博州刺史王

奴督斂與尉顏餘慶相聞知奴自市弓矢還會冲生逆  
誅魏州人告餘慶豫冲謀魏元忠謂餘慶為冲督償通  
書合謀明甚非曰支黨請誅死藉其家詔可有功曰永  
昌赦令與虺貞同惡魁首已伏誅支黨未發者原之餘  
慶赦後被言是謂支黨今以支為首是以生入死赦而  
復罪不如勿赦生而復殺不如勿生切謂朝廷不當爾  
后怒曰何謂魁首有功答曰魁者大帥首者元謀后曰  
餘慶安得不為魁首答曰若魁首者虺貞是已既已伏  
誅餘慶今方論罪非支黨何右意解乃曰公更思之遂  
免死當此時左右衛仗在廷陞數百人皆縮頸不敢息  
而有功言定氣

### 受賕當死

蕭齡之任廣州都督受賕當死詔羣臣議請戮於朝唐臨

詳載然不撓  
建言羣臣不知陛下議之意在律王族戮於隱議親  
也刑不上大夫議貴也今齡之貪贓狼扈死有餘咎陛  
下以異于它囚故議之有司又令入死不可為後世法  
帝然之齡之齊高帝五世孫由是免死唐臨字本德



置笏在陛

崔玄亮右散騎常侍字晦叔鄭注誣宋申錫捕逮倉卒內外震駭玄亮率諫官叩延英苦

諍反覆數百言文宗未諭置笏在陛曰孟子有言衆人皆曰殺之未可也卿大夫皆曰殺之未可也天下皆曰殺之然後察之乃寘於法令今殺一凡庶尚稽典律况欲誅宰相乎臣爲陛下惜天下法不爲申錫言也帝感悟覆奏  
張蘊古除大理丞初河內人李好德素有風疾不當坐御史權萬紀劾蘊古究其獄稱好德痼疾有愆法大怒曰小子乃敢亂吾法耶令斬於東市尋悔因發制凡決死者命所司五覆奏自蘊古始也舊唐史

謹刑二

白一人刑善百姓休和

傳

視民如傷

國之興也

哀矜

孟氏使陽膚爲

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三刺

禮司寇正刑明辟必主刺

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其有罪方殺之以示不枉濫者

一成盡心

刑者成也一成

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

伏念五六日至于旬時

哀敬

折獄

泣持丹

筆盛明慎

易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明而不留慎而不擾

史死者

不可復生

漢書獄者人之大命云云

欽恤

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文而不害

蕭何

嚴而不殘

雋不疑

簡孚

核其罪有信文

審克

詳

閱實

罪罰相當

制短長

之命

死者不生

念輕重之刑

欽哉惟恤

中典用情

周禮

八辟

周禮以八辟麗

邦法一議親二議故三議賢四議能五議功六議貴七議勤八議賓

麗事

麗附也謂當其本罪之事辭

貴明徵

法宜慎測

審慎

國章斯抵

誠合申刑

輕無赦

禮凡制五刑法輕無

赦

慎惟不變

必在惟精

恤在一成

慎其三復

奏

漢宣令李秋後

室齋居而決

去酒肉

杜緩為守治諸陵縣每冬月封具獄日常去酒肉省食官屬感其恩

惠

涕泣

漢張歐叔明為御史大夫嘗言案人上具人命獄事有可却却之不得已者涕泣面付之

所懸孔謹重刑法

沈傳師字子言為宣州於吏治明吏不敢罔謹重刑法每斷獄名幕府平

處輕重盡

請如令覆奏

徐堅字元固遷萬年主簿天授三年上書言囚有五聽令有三

覆慮失情也比犯大逆詔使者勘當得實輒決人命至

重萬有一不實欲訴無由以就赤族豈不痛哉此不足

檢下之姦亂適長使人感福耳

教法謹罰

陳子昂字伯玉上言近日

次定口筆全書

白孔六帖

五

詔獄稍滋鈞捕支黨株蔓推窮蓋獄吏不識天意以抵慘刻誠宜廣愷悌之道教法謹罰省白誣寃此太平安

人之務也 **決刑無進酒肉** 太宗貞觀五年十二月丁亥詔決死刑京師五覆奏諸州三覆奏其

日尚食決刑 **既盡哀敬能致治平** 士師臯陶之恤刑司無進酒肉 冠蘇公之用獄既盡

哀敬能致治平杜 **一輕一重理亂攸生** 陸贄奏議今京收畢誠除刑待制 邑初平所用刑

章元宜審謹一輕 **唐中宗慮囚制** 欲申作解之恩慮開一重理亂攸生 微倖之路非所以納人

軌物垂裕後昆既屬陽和之辰宜敦耕稼之業三農啓候方陳敬愛之規百姓爲心爰軫泣辜之念將申慮降

再釋狴牢庶無滯禁之寃仍示小懲之誠 **於刑灋尤謹**

具都城之內見禁囚徒朕特親慮初學記 **於刑灋尤謹** 勸以威刑肅天下者魏徵以爲不可因上言王政本於

勸以威刑肅天下者魏徵以爲不可因上言王政本於

仁恩所以愛民厚俗之意太宗欣然納  
之遂以寬仁治天下而於刑法尤謹  
則死者甘伏知泣辜大恩生人歡  
悅見祥刑之意徐堅疏出六典

臣願依覆奏濫

### 濫官獄吏

三

白過聽殺人

史李離晉文公理官也過聽殺人自拘當  
死文公曰官有責賤罰有輕重下吏有罪

非子之過也離曰臣居官為長不與吏讓受祿為多  
不與吏分過聽殺人傳罪下吏非所聞伏劔而死

濫令

孔光為廷尉  
濫令號詳平

治獄之吏

漢路溫舒曰秦有十夫其  
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今

治獄者上下相繼以刻為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患  
故治獄者皆欲人死非憎之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也  
增秩 宣詔曰今廷平任輕祿薄為立廷  
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務公平之選  
求明察寬恕于

國求明察寬恕  
黃霸以為廷平  
傅古義  
武帝方向文學張湯決大獄欲

補廷尉  
史也  
嚮學  
倪寬射策補廷尉文學卒吏為人温厚口  
不能言語發明張湯盡用法律吏謂寬不

習事不  
署從事  
世非灑家  
楊賜為尚書令數日出為廷尉自  
以世非灑家遂辭以特進就第  
三

世廷尉  
吳雄子訢孫恭三  
世廷尉為法名家  
理曹掾  
魏置理曹  
掾蓋法曹  
身無王爵

非廷尉所料  
晉王彪之字叔武為廷尉有永嘉太守謝  
毅後毅同郡人周矯矯從兄球詣州訢究

楊州刺史殷浩收毅付廷尉彪之以球為獄主身無王  
爵非廷尉所料不肯受與相反覆詔令受之彪之疏引

據時人比  
之張釋之  
請置律博士  
晉衛覲奏刑法國家所重而私  
議所輕獄者人命所懸而選用

者所卑請置律博士  
士相教授遠施行  
斷獄飲酒  
于定國飲酒數石不亂冬  
月請治讞飲酒益精明為

廷尉去酒肉見慎刑門不讀律而得廷尉之稱陳矯方知獄吏之

尊周勃死灰不然見獄門如老獄吏見推斷門不用三冬見推斷門孔

羅織之吏如獵者魏元忠為中丞歲餘陷侯思止獄仍放嶺南酷吏誅人多訟元忠者乃召

復舊官因侍宴后曰卿累負謗鏢何邪對曰臣猶鹿也羅織之吏如獵者狗須臣肉為之羹矣彼將殺臣以求

進臣願奉灋持正鄭善果檢校大理卿奉持平守正徐

功轉司刑少卿嘗謂所親曰大理人命所繫不可阿旨詭辭以求苟免故有功為獄持平守正專治詔

獄杜景佺冀州武邑人為司刑丞與徐有功來俊臣侯思止專治詔獄時稱遇徐杜者生來侯者死獻

獄官箴裴諳字士明惡法吏舞文或挾作大枷各為號宿怨為重輕因獻獄官箴以諷

來俊臣作大枷各爲號一定百脈二喘不得三突地吼  
四著即臣五失魂膽六實同反七反是實八死猪愁九  
求即死十  
求破家 司刑無鬼哭之庭大理有烏巢之獄  
李庚西都賦唐文粹

舉按四

白按事發姦

漢尹翁歸補河東卒吏按事發姦太守田延年重之 司察蓋寬饒次公爲司隸

無所迴避王生與書曰明主知君公正命君司察之位然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不納竟自刎

逢諸葛

諸葛豐字少君司隸刺舉無所迴避王生與書曰逢諸葛舉節按侍中許章遂詔司隸去節司隸去節自豐始

也埋輪

後漢舉八使天下舉按不法張綱爲侍御史充使最年少官卑受命訖乃埋輪於洛陽道中曰

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舉奏太尉梁冀奢淫不法朝廷振竦

鷹隼始擊

漢孫寶字子嚴爲京兆尹



立秋日辟侯文爲東郡督郵引見曰今日鷹隼始擊當  
順天氣成嚴霜之誅掾頗有人乎文曰無其人不啟空  
受職寶曰誰也文曰杜穉季寶氣索良久曰具次誰文  
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穉季聞之懼杜門不通水火

**搏擊**

陳咸冒濁苟容云云咸遂廢錮也

**二天**

後漢蘇

州刺史按故人清河太守設酒饌太守喜曰人皆有一  
天我獨有二天章曰蘇孺文與故人飲私歡也明日冀  
州刺史按清河太守  
**所劾多** 范滂爲太尉黃瓊所辟名  
公法也遂正其罪 三府掾屬舉謠言滂奏二

史二千石權豪二十餘人尚  
書責所劾恨多疑有所私也  
**斂手避二鮑** 鮑永爲司隸  
以鮑恢爲從

事俱抗直不避彊禦世祖  
曰貴戚且斂手避二鮑  
**怪鳥** 孫盛爲長沙太守頗營  
貨貨從事至郡服高名

不効盛與桓溫牋解旨放蕩曰從事進無威風來儀之  
美退無鷹鷂搏擊之用徘徊湘川有似怪鳥溫怒遣按

賦私檻車收  
到州不生

不避權貴

後漢祭遵為車市令世祖舍中兒犯法遵殺之

縣令收

督郵

魏志滿寵為高平令市人張包為郡督郵貪穢因來在傳舍率吏卒收之即日考竟遂棄官

白

簡坐而待旦

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天性峻急每當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竦懼不

寢坐而待旦

不避豪貴

趙廣漢將吏至霍禹第突入其門不搜索私屠酤椎破爐罌斬關而去

劾賢者

晉羅含君章桓温使檢劾謝尚含至不問郡事與尚酣飲而還温問所劾含曰公以尚何如人

温曰勝我含曰豈有勝公而行非耶温義之

孔榜殺

馮宿字拱之拜河南尹洛宛使姚文壽縱部曲

奪民田匿于軍吏不敢捕府大集部曲輒與文壽偕來宿掩取榜殺之

膽落

温造字簡與授侍御史夏

州節度使李祐拜大金吾進馬造正衙捍刻祐曰吾威夜入蔡州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温御史威

望隱然

造彈擊無所回畏威望隱然發南曹偽官九十八主吏皆論死輒繩惡吏李向

入御史府輒繩惡吏不以殘驚夫名所發當也素議歸重劾奏常先風教齊澣字洗

御史凡劾奏常百官肅然顏真卿字清臣遷御史大夫先風教號善職

辭曰當闕不敢乘趨出控板乃乘王府都虞侯管崇嗣先王而騎真卿劾之帝還奏慰答曰朕子每出諄諄教

戒故不敢失崇嗣老而夔卿姑容之百官肅然劾矯使李晟字良器宦者尹元

中諭慰李懷光晟劾元貞矯使欲洗宥元惡請治罪發姦擿伏賈敦願遷洛州刺

能使者十輩臨按即餘慶下遷交州都督驩州司馬裴敬敷與餘慶雅故以事咎餘慶婢父

婢方嬖諧敬敷死獄中又哀貨無藝民詣闕訴之使者十輩臨按餘慶謾調不能得其情最後廣州都督陳善

弘按之餘慶自恃在朝廷久明法令輕善弘不置對善  
弘怒曰舞文弄法吾不及君今日以天子命治君吾力

有餘矣欲掬械李勉字玄卿推監察御史時  
之餘慶懼伏罪武臣崛興無法度大將管崇  
知朝廷尊

嗣背闕坐笑語譁縱勉劾不恭李入字尚真推監  
帝歎曰吾有勉乃知朝廷之尊察御史劾奏無避  
條姦

景龍初葉靜能怙勢韋陟字殷卿會杜甫論房瑄  
帝疏詞意迂慢帝令殷卿與崔光  
人條其姦中宗不納

遠類真卿按之陟奏甫言雖裴諝字士明除  
狂不失諫臣體帝繇是疏之右金吾將軍德  
不畏疆禦

宗新即位以刑名治天下百吏震時大行將藏陵事禁  
屠殺尚父郭子儀家奴宰羊詣列奏帝謂不畏疆禦善

之反為所擠崔隱甫遷殿中侍御史內供奉屠慧範  
倚太平公主脅人子女隱甫劾狀反為所

擠貶印尹思貞調隆州參軍事屬邑蒙  
州司馬摘其姦賊萬計蒲氏驚肆不法州檄思貞按之

摘其姦賊萬計卒論  
死部人稱慶刻石  
挾邪亂政  
劉禹錫字夢得御史竇  
羣劾禹錫扶邪亂政羣

即日  
權倖側目  
韋貫之劾金忠義不宜汙朝  
籍忠義竟罷於是權倖側目  
劾按不撓

李華字遐叔遷監察御史宰相楊國忠支  
姪所在橫猾華出使劾按不撓州縣肅然  
劾中人竇懷

察御史魏傳弓嫉史輔信義欲劾其姦懷貞曰是安樂  
所信任者奈何繩之傳弓曰王網壞矣正坐此屬今日

殺之明日  
彈李義府  
唐文粹王義方疏義方對仗叱義  
殊無所悔  
府不退義方三叱上既無言義府

趨出義方乃讀彈文曰義府善柔成性佞媚為心昔事  
馬周分桃見寵後交劉洎割袖承恩生其羽翼長其光

價因緣際會遠皆通達不能盡忠端節對敬王休策蹇  
勵駕祇奉皇眷而反憑附社蔽虧日月請託公行交遊

羣小貪治容之好原有罪之淳于恐洩漏其謀殞無辜  
之正義雖扶山起海之力望此猶輕迴天轉日之光方

斯更劣此如可  
恕孰不可容

### 誅罰五

白失財者誅之

周禮太宰治都縣鄙之治乘其財用之  
出入凡失財用物辟名者誅之注辟名

謂為文書與  
實不相應

考羣吏之理

太宰以八柄歲終令百官府  
名正其治受其會注會大計

也其三歲大考羣  
吏之理而誅賞之

善罰者刑省而姦禁

文子 謫滿百 漢陳

揆不視事曹吏白陳揆今日以某事謫  
遵曰滿百乃相聞舊事謫滿百當免

自省

晉宣帝問  
諸葛公起

居何如而使者曰罰三十以  
上皆自省覽帝曰其能久乎

議罰

漢韓延壽為東都守  
臨出上車騎吏後至

勅功曹議罰門下卒白曰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  
來不敢入吏出趨謁父以敬父見罰得無傷大化乎延

壽曰微子之言  
太守不知過  
族誅豪猾  
齊南三百豪猾二千石不  
能制却都為太守族誅之  
孔

濫罰

李綱字文紀元吉為并州總管縱左右攘奪民愁  
苦宇文歆諫不聽并州陷帝怒謂綱曰王年少不

習事故以歆及竇誕佐之太原興王地兵十萬粟支十  
年奈何一旦棄去歆建此計我當斬于軍綱曰王過惡

誕養成之歆事王淺有闕必諍今賴歆計陛下不失愛  
子且有功又何加罪乎翌日帝悟引綱升御榻勞曰卿

不言我  
幾濫罰  
誅張易之  
桓彥範字士則張柬之將誅張易之  
等引與定策中宗至玄武門彥範等

斬闕入士皆鼓噪時武后處迎仙宮之集仙殿斬易之  
等廡下后聞變而起見中宗曰乃汝耶豎子誅可還宮

誅韋氏

太平公主立宗誅韋氏主與狄計遣子崇簡從  
事定將立相王未有以發其端者主顧溫王乃

兒子可劫以為功乃入見王曰天下事歸相  
王此非兒所生乃掖王下取乘輿服進睿宗臨刑極罵

却處俊孫象賢后素銜處俊故因事誅之臨刑極罵乃  
死后怒令離磔其尸斲夷祖父棺冢自是訖后世將刑  
人必先以木

丸窒口云

**汙戮善良**

王及善留拜內史來俊臣繫獄  
當死后欲釋不誅及善曰俊臣

凶狡不道引亡命汙戮善良天下疾之不  
勒絕元惡且搖亂禍胎憂未既也后納之  
**臨誅洗沐神**

**色自若**

劉禕之賜死于家臨誅洗沐神色自若命其子  
執筆占爲表子號塞不能書禕之乃自捉筆得

數紙詞慙哀  
到今皆傷之

**罰不及有罪**

魏徵曰罰不及有罪則  
危亡之期或未可保

**劉洎**

**贊曰**

洎欲身任安危以言掩其  
衆爲媚忌所乘卒陷罪誅

**誅棄骨鯁大臣**

李義府  
武后已

立義府與敬宗德儉及御史大夫崔義元中丞袁公瑜  
大理正侯善業相推假濟其姦誅棄骨鯁大臣故后得

**肆誅舞文者**

柳公綽字寬行部至節縣吏有納賄舞文  
二人同繫獄縣令以公綽素持法謂必殺

志



貪者公綽判曰賊吏犯法法在姦吏壞法法亡誅舞文者罰一勸百權德輿字載之董溪于臯暮以

運糧使盜軍興流嶺南帝悔其輕詔中使半道殺之德與諫溪等方山東用兵乾沒庫財死不償責陛下以流

斥太輕常責臣等謬誤審正具罪明下詔書與衆同棄則人人懼法臣知已事不諍然異時或有此比要須有

司論報罰一勸百孰立釘趙思紹叛高祖遣郭崇義王峻討之至則擒之思紹問曰

何以用刑告者曰立釘也思紹厲聲曰爲吾告郭公吾死未足塞責然釘磔之醜壯夫所恥幸少假之崇義許

之父子俱斬於市狡敵既縻輸于國都示之市人即社

五代史五十三柳宗元皇武篇狡敵既縻輸于國都示之市人即社行誅分體燃臍于公異未

稽分體未揮刀紛紜爭切膾脯韓愈元和聖德詩解脫

即燃臍

揮刀紛紜爭切膾脯

韓愈元和聖德詩解脫

子亦立偃僂牽頭曳足先斷腰膂以及其徒體骸元舅  
撐拄未乃取鬪駭汗如雨揮刀紛紜爭切臄脯

大臣佛旨不閱歲屠覆道路目語及上官儀見誅政歸  
房帷天子拱手矣則

天傳蠻區夷落罪無逃罰唐史王義方上言

淫刑六事與暴政酷政相類

白哀刑政之苛 淫刑以逞 誰則無罪傳 僭濫頗邪

懼及善人刑濫楚多淫刑其大夫逃繁政齊景公繁於刑  
有鬻踊者故晏

子曰踊貴履賤淪胥以鋪若此無罪無所措手足謂刑罰淫縱枉撓

曲人入罪殺不辜書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明刑不暴管子秦設重刑赤衣

半道

漢名臣  
奏云

雖鄭傳猛政則曰寬難

而楚用淫刑  
誰能救療

弄灑

濫殺餉獄者

義縱爲定襄至則掩獄中輕重罪四百餘  
人兼昆弟親戚私人相親或餉者亦二百

餘人鞠爲解脫死  
罰之罪盡殺之

焚林斷木不時命曰傷地

斷獄立刑  
不當命曰

傷人緩深固之罪

急縱出  
之誅

孔刑濫人懼

韓混右丞元琇判  
度支也以關輔旱

請運江南租米西給京師委混督之其剛愎難共事請  
自江至揚子混主之揚子以北自主之混由是銜琇誣  
劾琇饋米與淄青李汭河中李懷光帝怒貶琇雷州司  
戶參軍左丞董晉白宰相劉滋齊映曰昨關輔用兵方  
蝗早琇不增一賦而軍興皆濟可謂勞臣今被謫無名  
刑濫人懼假令權臣逞忠公何不請三司鞠之滋映不  
能用刑劉洎死顯慶中其子弘業詣闕訴遂良譖死狀  
用過刑李義府右之高宗問近臣給事中樂彥瑋曰辨

之是暴先帝 慘文峭詆 楊國忠李林甫興韋堅等獄欲危太子獄事畏卻以國忠怙寵

過刑事寢 搏擊可用倚之使按劾國忠乃慘文 淫刑以逞 高駢字峭詆連係連年誣讎被誅者百餘族

之自將出屯也突將亂乘門以入監軍取役夫數百名 叛卒籍斬其首乃定駢徐出以金帛厚賞士開府庫悉

還其衣廩然密藉所給姓名夜遣牙將擊殺之夷其族 雖孕者不賞投尸於江有一婦方踞而乳子將就刑媪

傷之疑其畏死謂曰以子丐我一詣曹司也婦蹶起曰 我知之且飽吾子不可使以饑就戮也見刑者拜曰渠

有節度使奪戰士食一日忿怒淫刑以逞國家法令何 有也我死當訴於天使此賊闖門如今日寃也連死神

色晏然蜀人有犯令者誅及鄰伍 韓滉婺州屬縣有犯聞者為垂泣

數十百人又遣官察境內罪涉疑 煎熬生人若墜大火似必誅一判輒數十人下皆愁怖

昔祖龍滅古道嚴威刑煎熬生  
人若墜大火李白尋桃源序  
每笞一人以責其負 每

一人以責其負則諸案吏各持其簿列于庭凡一簿所  
負唱其多少量爲笞數已則以次唱而笞之少者猶積

數十多者至笞百餘人不  
勝其苦吳越世家錢俶  
好行殺戮 漢蔡王信高祖之  
後弟也所至好行

殺戮軍士有犯法者信名其妻子對之剗剔支  
解使自食其肉血流盈前信命樂飲酒自如也 爲鐵籠

鐵刷人有過者坐之籠中外燎以火刷剔其皮膚以死

五代劉  
守光 捶人畏不免 嚴安之捶人畏不免視腫  
青復笞之至血流乃喜 鐵籠聲

囚首 索元禮爲推使聲囚首加以楔至腦裂死又橫  
木闕手足轉之號曬翅或紡囚梁上鎚石於頭造

檻車 闕王鑄初薛文傑爲鑄造檻車以謂古制疎濶乃  
更其制令上下通中以鐵芒內嚮動輒觸之既成

首被其毒五代史六十八

百口保無反者

則天謂近臣曰自周興來俊臣死後更不聞有反逆

者然則已前受戮者不有寬濫乎夏官侍郎姚元崇對曰自垂拱已後被告者皆枉酷自誣而死天下號爲羅織甚於漢之黨錮賴上天降靈聖情發寤誅鋤凶惡朝廷又安今日已後臣以微軀及一門百口保見在內外官吏無反者則天大悅曰已前宰丞皆順成其事陷朕爲淫刑之主聞卿所說甚合朕心乃賜元崇銀千兩

峻刑七

白吏乞貸毫釐輒死

李實爲京兆尹吏乞貸毫釐輒死按之無言者狠曰死亦非枉復殺

之專以殘忍爲政順帝在諒闇不踰月實殺數十人于府貶通州長史市人爭懷瓦石邀劫之實懼夜遁去刑殺太甚則致陰沴李石字中玉唐宗室文宗時大臣新族死歲苦寒外情不安帝曰人

心未舒何也石曰刑  
殺太甚則致陰沴  
刑網寢密劉德威為大理卿太宗問曰比刑網寢密咎安

在德威曰在君不在臣下之寬猛視王之好律失入者  
減三失出者減五今生入者無辜坐出者有罪所以吏

務深文為自營計  
非有教使然也  
掾斫屠剔膏流節離柳宗元掾斫屠剔膏流節離之

禍不作而人乃  
克貌平舒愉  
執憲者以深刻為奉灋高達列五事以為今天下大定

而刑未措何哉蓋謀猷之臣臺問之吏不崇簡易而昧  
經遠故執憲者以深刻為奉灋當官者以侵下為益國

楚掠凝慘  
徐有功武后僭位畏唐大臣謀已於是周興  
來俊臣邱神勣王弘義等揣識后指置總監

牧院諸獄捕將相俾相鈎  
連掩搦護送楚掠凝慘  
為炮燠剗斫法南蠻傳慕京經制嶺南峻

條令為炮燠剗斫法  
愁毒為軍中所逐  
真蛟蜃南漢劉襲性聰悟而苛酷為刀鋸克解剗剔之刑每

視殺人則不勝其喜不覺孕願垂涎呀呷人以爲真蛟蜃也

爲斷舌決口斫筋折足

之刑

史洪肇字化元凡民抵罪吏以白洪肇洪肇但以三指示之吏即腰斬之又爲斷舌決口斫筋折足

之刑五代史三十

崔元綜

雖外示謹厚而情深刻薄每受制鞠獄必披毛求疵隱於重辟人多鄙之

唐史武宗用李德裕誅劉稹等

大刑舉矣而性嚴刻故時竊盜無死所以原民情迫

於饑寒也至是贓滿千錢者死至宣宗乃罷之而宣宗亦自喜刑名常曰犯我法雖子弟不宥也然少仁恩唐

德自是衰矣唐刑法志

峻刑暴禁

王世充顧下多背已乃峻刑暴禁以威之戶一人逃家無少長

皆坐父子兄弟夫婦許相告免令五五相保一家叛舉伍誅

酷吏八



白唯戮是聞子玉鞭貫

子玉治兵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

安忍無親

以民爲土芥

國其亡也

刀鋸鑽鑿

國語大刑用兵甲鈇鉞次刑用鑽鑿薄刑用鞭扑也

既乖勿喜之言

豈念如傷之見

夫樂殺人者

不得志於天下也

以苛爲

察以刻爲明

漢書

斷之以剛

傳

依勢作威

勢位也

倚灋以削

倚刑灋以行刻削之刑

報虐以威

言以威刑報上爲虐

于公高門以待封嚴

毋掃墓而迎喪

文選

蒼鷹之目

邳都擊搏豪彊時號云云

乳虎之稱甯

苛酷人語曰寧值乳虎無值甯成之怒

屏棄仁惠

專行毒痛

鞭貫立威

筆削八罪

商

鞅嚴刑自敝

爲法自敝

延年酷灋見誅

漢書嚴延年爲河南守峻刑酷灋時人號

為屠伯後生枉法殺人被誅其母不哭之

周紆父子伏誅

後漢周紆字文通為渤海太守酷虐

每赦至先決刑後宣赦後坐事父子皆伏誅

苟晞兄弟見害

字道將

北風刺虐

也衛國並為威虐視人如讎

殘人以逞

將戕於餘

戕殘人也忍

人是可忍也 不得其死

吹毛

刺骨

束濕

寧成操下如束濕言急也

巧詆 雖稱疾惡 無乃忍人

吏惟巧詆

刑則濫施

法家

少恩

文吏巧詆

慘礫

史韓非喜刑名枉慘礫少恩也

涓水盡赤

商君臨涓水論囚七百餘

人涓水

酷烈

楊雄解嘲曰呂刑靡敵秦法酷烈

虎穴

尹賞為長安令穿地深數丈內人於

中百人為一輩覆以大石數日一發相枕藉死人號虎穴

杜周內深次骨操切服下

臧宣徵文深詆

張湯舞智御人

急縱出之刑

刑法志緩

操故之法急縱出之刑

地曰木杵

陳咸為南郡太守以殺伐立威豪猾大姓

犯法輒計具符下以律程作司空司空主役官也為地

白木杵不中程或私脫鉗鉞及衣服不如法輒加罪督

作劇不勝痛自剄死者歲數千百人久者

展月見暴政門鬻

至腐爛家不得收注鉗在項鉞在足者

棺之喻今獄吏以苛為察以刻為明深者獲功名平者

之利於人死獄吏之多後患諺曰常棺之喻欲歲人疫非憎人欲殺

深刻亦猶此也史

埽墓之譏嚴延母事見上注

泥塗罪人不

與食

晉王宏字正宗為河南尹無能名為苛碎桎梏罪人以墨塗面置深坑中餓不與食後有罪帝以宏

累有政聲

以贖論也王灋大刑不可以委曲生情

毀身焦膚

分

斷首孔公卿被誅死者踵相及劉子元名知幾武后時史

死者踵相及子元悼士無良橫酷淫及善人公卿被誅

而甘於禍作思謹賦以刺時酷烈賈敦願洛陽令楊德

立威敦願喻正曰政在養人傷生李嗣真諫來俊臣獄

過多雖能不足貴也德幹爲哀減李嗣真方熾嗣真

上書諫昔陳平事漢祖謀誅楚君臣行反間項羽遂亡今殆有如平者謀陛下君臣恐爲社稷禍不納

垢索疵崔元綜每受制鞠獄必澡垢索答掠嚴楚擄贊

時鹽鐵轉運諸院擅繫囚答掠嚴楚人父嫌其酷即餘

多死贊奏請與州縣吏參決自是不寃父嫌其酷慶始

治萬年父知運嫌其酷將杖之餘慶避免父嘆曰國家用之矣吾尚奈何及爲御史中丞復嘆曰卽氏危矣以

憂死餘慶卒汙點善良破壞其宗武三思凡搆大獄汙以貪殘廢點善良破壞其宗天

下皆蕩然深排巧引內刑壘中

武懿宗天授間受詔訊大獄  
誅大臣王公皆深排巧引內

刑壘中無有脫者其險酷雖周來等不能絕也

酷吏破家

桓彥範字士則內史  
李嶠等屢奏往為酷

吏破家者請皆宥雪依違未從彥範復上言

噬紳纓若狗豚然

索元禮來俊臣之徒揣后

密旨紛紛並興澤吻磨牙噬紳纓若狗豚然至叛衛臭連道路冤血流離刀鋸忠鯁貴疆之臣朝不保昏而后因以自肆不出帷閫而

獄持宿囚

至載初右臺御史周矩諫后曰凶人告訐

遂以爲當推劾之吏以險責痛詆爲功鑿空投隙相矜以殘泥耳籠首枷楔兼暴拉脅籤爪懸髮熏目號曰獄持晝禁食夜禁寐敲撲搖搖使不得

時誘之爲酷

唐史臣云

嗚呼非吏敢酷時誘之爲酷觀俊臣輩休利放命內懷滔天又張湯郅都之土苴云

狼毒野葛

王弘

義每移檄州縣輒詫曰  
我文檄如狼毒野葛

驢駒拔椹犢子縣等以怖下

王旭

裂獄械率有名曰驢駒拔椹犢子

三豹

同上時監察御史李嵩李全交

皆嚴酷取名與旭埒京師號三豹嵩為赤全交

劬尾榆

為白旭為黑閭里至相謂曰若違教儘三豹

敬羽凶態不能忍乃作巨羅鉗吉網

李林甫陰搆大獄誅不附已者引吉

枷號劬尾榆囚人多死

羅鉗吉網

溫門下與錢塘羅希夷為奔走

推鍛相勗以虐號羅鉗吉網

震以烈威

窮而先計賊

成奏乃引囚問震以烈威隨問輒承

無敢遲鞭楚未收于壁而獄具矣

臣鞠囚不問輕重注醢于鼻掘地為牢或寢以匭溺

或絕其糧囚至齧衣絮以食大抵非死終不得出門

壯轆腹

敬羽以門壯轆腹掘地實棘席蒙用慘刻奮肅

代

間渠檢宿狡頗用慘刻奮然不  
得如武后時敢搏擊殺戮矣  
訊囚名狀朝野僉載李嵩武后時為

御史鞠備諸慘酷其訊皆有名號如仙人獻果五女登梯犢子懸銅驢兒拔椽鳳凰曬翅猴鎖火上麥索下攔

單之類危坐小牀敬羽累遷御史中丞宗正卿鄭國公李

導危坐小牀痺且仆導欲伸足羽曰公乃囚我延公坐何可慢導仆三四徐受所言得贓至數百萬論殺

最多酷吏索元禮訊一囚窮根柢相牽聯至數百未能訊衣冠氣流后數引見賞賜以張其威故論殺最

多來俊臣周興踵而奮天下謂之來索上每擿一事千

里同時輒發來俊臣拜左臺御史中丞中外累息至以目語俊臣乃引侯思止王弘義郭弘霸李

仁敬康暉衛遂忠等陰嘯不逞百輩使飛語誣讎公卿上急變每擿一事千里同時輒發契驗不差時號為羅

織牒左署曰請付  
來俊臣或侯思止

失入九 事具錯悞門

白刑僭則懼及善人

枉撓不當反受其殃

枉撓曲入罪也

察阿黨

謂獄官以私恩曲斷

情匪哀矜理乖明啓

明啓刑書

入人之罪

罰既爽於躬行

罪宜甘於反生

制短長之命

豈可復生

斷出入之刑

不聞惟恤

重典

平人

國章斯抵

誠合中嚴

人命所懸

豈宜失入

過當

傷深濫

施 未聞情得

旋見獄成

罪雖自擬

既有常刑

死不復生

曷宜過當

不

平謂何孔失入無辜

刑法志自張蘊古之死也法官以大出為戒有失入者又不加罪自



是吏法稍密帝以問大理卿劉德威對曰律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失入無辜而失出有罪故吏皆深文

帝覽然遂命失出入者皆如律求食搖尾見吏垂頭文粹獄歲寂寂圍土繫繫繫囚求食

搖尾見吏垂頭自古立名此為非所逼隘狹室缺傾漏字冬有新寒夏多隆暑馬可失入馬可妄處張說作

匹婦含冤三年亢陽文粹張說獄歲匹婦含冤三年亢陽匹夫結憤六月飛霜故告司憲

無輕失入者減三見上刑詐忠者迫我以社稷計文宗開成

元年李石因延英召對從容言曰陛下之政皆承天心惟申錫之枉久未原雪帝慙曰我當時亦悟其失詐忠

者迫我以社稷計不可為後世灑唐臨字本道御史大夫蕭齡之任廣州都

督受賕當死詔羣臣議臨曰齡之貪贓狼戾死有餘咎陛下以異於他囚故議之有司又令人死非堯舜所以

用刑也不可爲  
後世灑帝然之

失出 十 事具錯悞門

白利淫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寧僭無濫

賞不僭刑不濫

不幸而過察阿黨 見失罪無掩蔽 禮既乖明啓之文 宜

利淫急縱出之誅 刑法輕典容姦 禮情非故縱 罪則寬

惡 刑法志殺人不死傷人孔小過 徐有功后名詰曰公

對曰失出臣小過奸誤縱 盧商字爲臣同平章事大中

封教理因繫於尚書省誤縱失出者減五 劉德威太宗

死罪罷爲武昌軍節度使

問比刑網寢

密咎安在德威曰在君不在臣下之寬猛視主之好失  
出者減五今失出者有罪所以吏務深文爲自營計

澧官以失出爲戒

自張蘊古之死也澧官以失出爲戒  
有失入者又不加罪自是刑法稍密

刑法

怖以妖祟

竇孝謹妻龐謂爲其奴怖以妖祟殺爲  
夜解因告以厭詛薛季昶鞠之龐當死

有功明其枉季昶劾有功黨惡逆當棄市有功方視事  
全吏泣告有功曰豈吾獨死諸人長不死耶安步去后

詰有功失出餘  
見上小過注

用澧不平

十一

白苑柳

詩刺刑  
罰不平

同罪異罰非刑也

傳

上下其手

王子園  
與穿封

戍爭囚伯州犂問上下其手曰王子園寡君之貴介  
弟戍方城外之縣尹也注上下其手所以導囚意也隨

上意

漢張湯爲廷尉上意所欲釋予監吏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是以湯雖文深意思得此聲譽

而深刻吏多爲爪牙用者也

以主意爲獄

杜周爲廷尉客謂之曰君爲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

專以人主意旨爲獄固當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王所是者疏爲律後王所是者定爲令以善疾

惡

後漢朱暉爲臨淮太守好節槩所拔用皆勵行士諸報怨以義犯法者皆爲求理多得出濟不義之囚即

時僵兩劾爲兩劾先白輕者欲觀延年意怒即出其重

劾延年察知抑疆扶弱扶弱弱者雖陷法曲文出之象

疆者以入內之常生者撓灑周陽由夷豪傑愛者撓不

當罪則侮當罪則威刑也古者刑不過罪爵不踰德荀卿子云刑不

應罪

賞不酬功張敞為京兆尹賞罰明

枉撓反坐

頗類偏

黨

其罪惟均

所罰不一

罪無等差

刑有輕重

高下其

心孔撓灋貸減

王世充字行滿拜江都通守有繫獄者皆撓法貸減以樹私恩

温舒不

足

文粹李庚西都賦斤差衡之失論罪温舒之不足

以輕入重以生入死

文粹李華

中書堂記事不可以輕入重罪不可以生入死

不能一灋齊衆

陸宣公奉天赦文

上下

其手希合盛旨

酷吏傳序周矩諫武后曰陛下不諒試取告牒判無驗者使推其情有司必上

下其手希合盛旨

灋司推斷舞灋深詆

徐有功上疏誠令天官銓注有所不平灋司推

斷舞法深詆三司理匪受所上章壅塞

希旨用刑

李峴因侍

御毛若虛覆按謝夷甫罪用法不平峴白於帝曰若虛希旨用刑亂國法陛下信爲重輕示無御史臺出爲蜀

州刺史出

新唐史

刑措 十二

白五刑不用 善人爲邦百年

勝殘去殺

虞夏之道寡怨於

人少文法也刑不施而人咸服

畫冠

免畫冠爲刑而人不犯

罔或干

政帝曰臯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政言下順命也期于無刑

書曰刑期于無刑

民協于中注云以

殺止殺而刑措不犯有司

書茲用不犯于有司言人不犯罪

昔唐虞畫刑而人

不犯周之成康刑措而不用

漢武詔

周之成康

見上

漢之文

景文帝用張釋之為廷尉罪疑者予輕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措之風景帝定箠令而笞者得

全辟以止辟刑明無刑孔歲斷死二十九魏徵傳帝即位四年歲斷死二十九

幾致刑措一歲斷刑不滿三十太宗之朝勤儉化人人用富庶加以德教致于升平故一

歲斷刑不滿三十雖則聖明謹刑賢良必使從善遠惡為善

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賞則人勇而有勸焉為不善者

勸為不善者日有懲是天下之人而從善遠惡不越

月踰時可致刑措徐有功誠今天官銓注有所不非法

章壅塞不白許令臣按驗劾發貶勞奪開元二十五年

錄不越月踰時可致刑措后納之本傳白孔六帖

刑部斷天下死罪唯有五十八人大理卿徐嶠上言大理獄由來相傳殺氣太盛烏雀不栖至是有鵲巢其樹於是百寮上表賀以謂幾致刑措通典

改制灋令十三

白灋若易方

人難知禁

政有弛張

法存沿革

誠宜適變

安可執迷

所宜

去彼取此

不可以古制今

灋不前定

官將時依

夏造殷因

豈煩於制

漢除

秦敝

亦便於時

言之不中

雖新意而矣為

事必有初

率舊章而則可

若議事

之刑

滋章多制

則舞文之吏

因緣為奸

無作聰明亂舊章

章典也書

罔

以側言改厥度

度法

晉鑄刑鼎

鑄范宣子所為刑書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



矣夫晉國將守唐虞之法度以經緯  
其人范宣子之刑是晉國之亂刑也  
惟聖作則則法畫

一 漢蕭何爲法講若畫一  
曹參代之守而不失  
不刊之典 苟可疆國利人

何憚改革法律史商鞅欲變法曰可與樂成不可與慮  
始苟可以疆國利人何憚改革法律甘

龍曰聖人不易人而教智者不變法而理因人而教不  
勞而成功因法而治吏習而人安鞅曰龍世俗之言也

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若然者居官守法可也  
非所以論疆國利人之術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

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  
是以治不一道也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

亡反古者不可非而  
循禮者未足多也 周因殷禮政亦不愆漢除秦刑人

是以息苟用捨而合道簡要 滋章法全滋章協中書  
蓋訟革而同歸

白孔六帖  
盜賊多有

大中之法

立大中之法

中行之作晉鼎見誚仲尼

見上子產之

鑄鄭書終慙叔向

鄭人鑄刑書叔向誚子產書曰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人之有爭心

也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傲倖以成之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制三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民知爭端將棄禮而徵於書終子之世鄭其敗乎盼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具此之謂乎子產曰僞不才不能爲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利百變變法官或變灋人豈懷刑非利百之謀豈宜忘大惠

變法遵畫一之義

自合守文

仍舊貫

貫事也

新意

何必改作

相訟

不改禮也

前定

禮事前定則不因

析言破律

殺無赦

易

其紀律

易則生亂

舞文

弄澁

若從私議

是舞公大

灋無改度

義有隨時

適道在權

救時貴變

革故取新

捨舊謀新

相時草敝

作古有初壞灋亂紀

蕭何定律

參夷連坐

無自立辟

辟法也

三尺安出

客謂杜周曰君不循三尺法周曰三尺安出哉先王所是

者疏爲律後王所是者定爲令也

刪定奏上

後漢應劭刪定律令撰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版

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治獄凡二百五十篇蠲去重復奏之

請刪削

陳寵昭公奏律

令條法溢於甫刑九千八百八十九宜令三公廷尉平定應經合義刪條其餘

越律

馬援條奏越律與律

駁者十餘事申明舊制約束之也

自敝孔輕重訟愛憎

趙冬職神龍初上書曰古

律條目千餘隋時姦臣侮法著律曰條無正條者出罪舉重以明輕入罪舉輕以明重一辭而發條目數百自是輕重訟愛憎被罰者不知其然使貴誼見之痛哭必矣

**不務省事而務捉搦夫捉**

**搦者灑也**

法設而滋章滋章則盜賊多矣法而益國設之可也比法令數改或行未見益止未知損

譬奕者一碁爲善而復之者愈善故曰設法不如息事韓琬

**凡有未發**

及已發未斷而逢格改者

若格重則依舊條輕從輕法唐六典

**貞觀初有蜀王法曹**

裴洪獻奏駁律令命長孫無忌

房玄齡釐正凡五百餘條減開皇太尉八流者九十三條比古死刑殆除其半永徽中復撰律疏三十卷至今並存出唐

六典云

**死罪十四**

白死者不可復生

漢文詔

制短長之命書

死者不恨

宣詔曰獄

者萬人之命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

斬殺必當

月全鈇鉞

肆諸

市朝

景伯云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

仲春無肆掠

肆暴屍也月令

以殺止

殺書呂刑曰大辟疑赦其罰千鍰

大辟死刑也死罪有疑即赦之罰千

鍰以贖死罪也

致辟

誅殺也

罪在大辟

禮

念施行之後

不可復生

當結

罪之前

所宜惟恤

死刑

禮

是全要領

禮

無所加誅

一死

國章斯抵

誠合申嚴

人命所懸

亦宜審慎

議獄緩死

易

莫大之刑

刑故無小孔誤伐一栢而殺二臣

狄仁傑官懷英遷大理丞左威衛大

將軍權善才石監門中郎將范懷義坐誤斧昭陵栢罪  
常死高宗詔誅之仁傑奏不應死帝怒曰是使我爲不  
孝子必殺之仁傑曰漢有盜高廟玉環文帝欲當之族  
張釋之廷諍曰假令取長陵一杯土何以加其法於是  
罪止棄市陛下之法在象魏固有等差犯不至死而致  
之死何哉誤伐一栢而殺二臣後世謂陛下爲何如主  
帝意遂解免死

凡京城決死囚之日尚食蔬食內教坊及太常  
徹樂每歲立春後至秋分不得決死刑唐六典決死刑皆於中書門下詳覆

同凡決大辟在京者決三司五覆奏在外者刑部三覆

奏唐六典老奴死罪李輔國乞解官有詔進封博陸郡王仍爲司空尚父許朝朔望輔國欲入

中書作謝表閣者不納曰尚父罷宰相不可入輔國氣  
塞久乃曰老奴死罪事即官不了請地下事先帝矣帝

優辭  
論遣

三坐大辟將死泰然不憂

徐有功凡三坐大辟將死泰然不憂赦之亦不

喜復死刑三覆奏

上元元年肅宗本紀

貞觀四年天下斷死罪者

二十九人

太宗本紀

裴寂有死罪四

裴寂字玄真浮屠法雅生妖言辭連寂坐免官

削封邑半歸故郡未幾汾陰狂男子謂寂奴曰公有天分寂遣奴殺所言者奴盜寂封邑錢百萬寂捕急遽上變帝怒曰寂有死罪四乃放靜州

流罪

十五

白彛典曰流宥五刑

宥寬也以流放之法寬其五刑

屏之遠方以禦魑

魅

舜流四凶投諸四裔以禦魑魅

投畀有北俟罪長沙五流有宅五宅

三居

居罪人遠近有三等

四裔是投

罪輕重而不等

五流斯宅

居遠近而有差黜

惡

禮

流凶

四

去邪

勿疑

去父母之邦

緩死

申思

徙於瘴癘

移人

禦

放流

玄冠編武不齒之服

所放不辜赦者禮

宥汝以

遠

傳子產謂子南曰君不忍殺宥汝以遠勉速行乎

晉放大夫胥甲父于衛

古者

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見公羊傳

莊烏曰越之流人去人

滋久思人滋深流在裔土以實裔土

國語

信無罪而棄逐

雖處罪放講學不倦

吳志虞翻性疎直孫權怒徒交州雖處罪放講學不倦上書曰

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為帛客云云

罪窮兩造

既明豪奪吾人

流宥五刑

自宜



離迷

爾土 聖代好生

既宥爾以遠也

小人懷土

尚於我有尤乎

四罪而天下

咸服

舜流共工等

播棄

謫

徒之於蜀

漢放韓信

投荒孔徒邊

嚴郢字叔

教御史臺請天下斷獄一切待報唯徒者得悉徒邊郢言罪徒邊即流也流有三而一用之誠難且殺人外猶

有十惡偽造符印彊光大諸盜今一徒之法太輕

苟刑禍及流竄

文粹皮日休鹿門隱書今

之士為名與勢苟刑禍及流竄至是監刀鋸者必名人司流竄者必勢士繼其踵者惟恐其位之不速也名與勢然別勅長流長孫無忌奏別勅長流以為永例後趙公犯罪勅長流嶺南至死不復回此亦

為法自 決杖百流嶺南

李朝隱為大理卿武彊令裴景仙丐贓五十疋帝怒杖殺之曰

景仙其先寂有國功又丐乞贓無死比籍常死生猶將宥之固請決杖百流嶺南

四曰流

書云流宥

五刑謂不忍刑殺宥得罪當流李安遠與王珪最善珪主王頗得罪當流安遠

為營護長流登州五代王殷廣順三年秋九月永壽節殷求入為壽太祖許之而懼其疑也

復遣使止之明年太祖有事於南郊是冬殷來朝殷握兵柄職當警衛出入多以兵從又求甲兵以備非常是

時太祖臥疾疑殷有異志乃力疾御茲德殿殷入起居即命執之削奪在身官爵長流登州已殺之詔流

罪無遠近皆徙邊要州太宗十四年詔流罪無遠近皆徙邊要州後犯者寔少出刑法

志諸王子孫雖嬰祿亦投嶺南則天皇后武氏諸王牽連死戮殆盡于孫雖嬰

祿亦投嶺南薛懷義陰募少年千人為浮屠有逆謀侍御史周矩劾狀請治驗太

后曰是道人素狂不足治力少年聽窮勅矩悉投放醜裔懷義構矩免官

貶黜 十六

白三黜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

三已

令尹子文三已之無愠色

降

階

白衣領職

晉周顛伯仁爲吏部尚書醉酒爲有司所糾詔令白衣領職

左遷

左

左轉左投

思過之地

放黜師保書

紕爵禮

簡不肖以黜惡

禮

事君三違不出境

則利祿也雖曰不要君吾不信

奪之官邑

咸黜不

端

再免

潘安仁再免官

黜乃亂也

楚太子

放臣

逐臣遷客

禦魅

見上注

行吟澤畔

屈原既放乃行吟澤畔爲懷沙賦沉汨羅而死

名歸宣室

賈誼謫居長沙長沙

卑濕自傷悼爲鵬鳥賦後歲餘文帝思誼徵還上在宣室詔誼入語

俟罪長沙

賈誼謫爲長沙王傅

既已謫去渡湘爲賦弔屈原曰恭承嘉惠  
兮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沉汨羅云云  
罪人黜伏

謫去居謫直道獨醒 謫居三年屏去失息禁圍荒陬瘴癘

賈誼長沙之中實傷鵬鳥屈原汨羅之上見著離騷將不甘心

故無鉗口投諸四裔孔聘郈王妓宗楚客生聘郈王絀放德

與言比經絀放者自謂枚拭無期生爲匪人以動和氣  
而冬薦官踰三年未受命衣食既空溘然就斃此亦窮

人之一端也 廢黜者因姦冒進柳澤遷貶無閔日李訓字垂

進及大權在已銳意去惡故與帝言天下事無不如所  
欲挾注相朋比務報恩復離素忌李德裕宗閔之寵及

因楊虞卿獄指爲黨人嘗所惡者悉陷 削跡朝端李邕  
黨中遷貶無閔日班列幾空中外震畏

和貶遵化尉妻溫復爲邕請戍邊自贖曰頻請  
遠郡削跡朝端不啻十載歲時歎戀聞者傷懷願寬逐

臣過惡

王起字舉之帝數訪逮時政因積雨願寬逐臣過惡

雖坐貶黜俄而遷復

盧懷慎諫竊見內外官有缺餉狼藉剝剝蒸人雖坐貶黜俄而遷復還爲牧宰任以江淮嶺磧粗示懲貶內懷自棄徇貨掎背訖無悛心明主之於萬物平分而無偏施以罪吏牧馭方是謂患奸而遺遠坐小灑

貶

唐儉字茂系生小

三貶朱崖

大中中李太尉三貶至朱崖兩判皆爲擬進用

者而令狐綯之詞未知孰是有俗傳云地用兩頭狐搖九尾鼻不正而身豈正服既斜而心亦斜仇家謗也南

部新書

屈平顛顛滯江潭亭伯流離放遼海

折翻翻飛隨轉送李白送

族弟中使臨門遣頃刻不得留

病妹卧牀褥分知隔明幽悲啼乞就列百請不顛頭

韓愈赴江陵

久作朝士貶得非命所施

韓愈崔趙璧爲誰點

隋珠枉被彈

李白送竇司馬

望望思得效用

柳宗元與京兆書凡人之黜棄皆望

望思得效用

放臣不宜與善地

劉禹錫字夢得叙張九齡爲宰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

悉徙五谿不毛處然九齡自內職出始安有瘴癘之歎罷政州守荆州有拘囚之思身出遐陬一失意不能堪矧華人士族必致醜地然後快意哉議者以爲開元良臣而卒無嗣豈攸心失恕陰責最大雖他美莫贖邪

痕廢

程昇字師舉爲鹽鐵楊子院留後叔文敗貶郴州司馬李巽領鹽鐵薦昇心計可任請按擢用之乃

復爲楊子留後昇起痕廢能曠然無黜免意柳渾字夷厲已竭節悉矯革征利售弊曠然無黜免意曠免後數

日置酒名故人出遊酌醜地李朝隱字光國擢大理丞肆乃還曠然無黜免意醜地武三思構五王而侍御史

鄭惜請誅之朝隱獨以不經目  
實不宜輕用法忤旨斥醜地

徒役 十七

白于役 計年 斷徒 配役 驅以就役 計徒

傳曰

計徒庸也 役諸司空 周禮凡萬人有罪者桎梏而生諸嘉石

宥而赦之注云役者使給百工之役也 伐薪之年 鬼薪徒也 就役計日 徒坐

春藁 徒役女子之所 凡害人者寘之園土而施諸職事以明

刑恥之 明刑書罪惡於大方版著背也 不齒三年 不得列於平人 不能改出乎

園土者殺之 司圜 掌收教人 凡害人者不使飾冠 著墨幪與

古象刑同任之以事

若今

上罪三年而捨中罪二年下罪一

年凡園土之刑人也不虧其財 漢惠詔上造以上內

外公孫有罪當刑及當爲城旦舂皆耐爲鬼薪白粲

城旦

謂旦旦起治城舂者婦人不預外徭役俱舂作米四歲刑取薪給宗廟白粲令擇米皆三歲刑

張蒼定

律諸當髡

髡當爲完

者完爲城旦舂滿三歲爲鬼薪白粲鬼

薪白粲一歲入于隸臣妾隸臣妾一歲免爲庶人

男子爲隸

臣女子爲隸妾

逃亡及耐罪以上不用此令有爵者七十者未

甞者皆不爲奴

有爵謂命士已上男子八歲女子七歲而毀齒此司厲之職也

復作

耐吉



使女徒復作弛刑徒不私鎖顧山錢平紀天下人徒已

月三 王陵爲刑徒於道魏王陵過事髡孔徒者得悉徒

邊嚴郢字叔敖御史臺請天下斷獄一切待報三日徒

徒者奴也蓋奴辱之周禮曰其徒男子入于罪隸任之

以事真之園土而教之量其罪之輕重有年數而捨見

刑法志長役之宗室李復字初陽改容州刺史先是西原

親戚一罷役徒梁本紀乾化二年五月丁亥德音徒非

皆原縱重刑天子惻然詔曰徒非重刑而私罪徒以上會赦免

徐有功時有詔公罪流私罪徒以上會赦免踰百日不

首復論有功奏曰陛下寬殊死罪已發者原之於是通

改過之心自新之路故肆告赦前事以其罪罪之若無  
告言所犯終不自發如告言赦前事則與律率今赦前  
之罪不自言者還以法論則恩雖布天  
下而一罪不能貸臣竊爲陛下不取  
隋徒刑五年自一至

于三年  
唐因之

白孔六帖卷四十六